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九十二

書二十六

遷謫中

上襄陽楚大夫書一首 上李尚書書一首

上陳給事書一首 與師臯書一首

答戶部崔侍郎書一首 投知己書一首

上鹽鐵崔尚書書一首 與崔况秀才書一首

上襄陽楚大夫書

符載

天下有特達之道可施於人者二焉大者以位舉德其有
自泥途布褐一奮而登於青冥金紫者也次者以財拯困
其有自糲飯蓬戶一變而致於膏梁廣廈者也載羽毛頽
弱未敢辱公扶搖九萬之勢家室空耗今則困矣敢欲以

次者爲節下之累謂之何哉載聞至誠貴直至敬無飾故以懇質之詞爲述情之具伏惟少留意焉幸甚載頃至與友生數人隱居廬山其所學者不獨文章名數而已意根於皇極大中之道用在於佐王治國之術常欲致君於堯舜驅俗於中古此乃小子夙夜孜孜不怠也攻錯未半歸寧蜀道蜀之連帥以載微有文彩遮使止住小子亦隳產不應扶持東下意者欲開故山草堂拂舊帙編簡晨昏之暇終竟前志一昨牽滯事故不覺淹久囊橐之資日竭高厲之氣日消上無以供養尊長下無以撫字孤稚彷徨燥灼內熱如疾每延想舊居雲霞在天松桂遶屋肺腹疑作腸一夕而九迴矣夫欲構大廈者疑作陵雲之基形弘敞之勢兆

未備者榱桷朽壞而已得不謂班倕惜之乎鑄寶劍者負斷犀之資照含斗之氣所闕者淬拭鏃礪而已得不謂歐冶惜之乎載伏觀大夫起自堯山宰奮臂遊長安以宏偉之才進乎明君不數十年佩虎符握龍節有盛德勲庸于世真天下特達之士也載亦敢以肺腸之事干之誠能廻公方寸之地爲小子生涯庇蔭之所移公盈月之俸爲小子度世衣食之業使隱不違親男疑道以靜片言之下大獲素尚即赫赫巍巍之稱當在寰宇之內不在主客也載聞蒲牢之鍾擊之以筵筓叩者之誤也餘鯨之舟投之以秉庾載者之咎也今載欲發大名壯志敢以細言詭數上千高明乎且常見前賢房大尉書贈張燕公云欲起自燕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國公門下矣載亦欲感君之恩望公之顧使異日之談亦起自大夫門下矣詞理如此不合輕義退自思省終用慙愧伏惟溟渤之浪涵容尺波幸甚幸甚不宣載再拜

上李實尚書書

韓愈

月日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韓愈謹再拜奉書尚書大尹公集無閣下愈來京師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閣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廿六家老奸宿賊銷縮推阻魂亡魄散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三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也少從事於文學見其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况親逢閣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効其懇懇謹獻所為文兩卷凡十五篇非敢以為文也以為謁見之資也進退惟命愈恐懼再拜

上陳給事書

白居易

正月日鄉貢進士白居易謹遣家童集作奉書獻於給事閣下伏以給事門屏間請謁者如林獻書者如雲多則多矣然聽其辭一辭也觀其意一意也何者率不過有望於吹噓剪拂耳居易則不然今所以不請謁而奉書者但欲貢所誠質所疑而已非如眾士有求於次噓剪拂也給事得不獨為之少留意乎太凡自號為進士者無賢不肖皆

欲求一第成一名非居易之獨慕耳既慕之所以竊不自

揆嘗勤苦學文迨今年始獲一頁每見進士集有中有

一舉而中第者則欲勉狂簡而進焉又見有十舉而不第

者則欲引駑鈍而退焉進退之宜固昭昭矣而愚者自惑

於取集作起捨何哉夫蘊竒挺之才亦不自保其必勝而一

上得第者非他也是主司之明也抱瑣細之才亦不自知

其妄動而十上下第者亦非他也是主司之明也豈非知

人易而自知難耶伏以給事天下文宗當代精鑒故不揆

賤集作淺陋敢布腹心居易鄙人也上無朝廷附離之援次

無鄉曲吹噓之譽然則孰肯向而來哉蓋所仗者文章耳所

望者主司至公耳今禮部直向侍郎為主司則至公矣而屬

易之文章可進也可退也竊不自知之欲以進退之疑取

決於給事給事其能捨之乎居易聞諸神著靈龜者無常

心苟叩之者不以誠則已若以誠叩之必以信告之無貴

賤無大小而不之應也今給事鑒如水鏡言如著龜邦家

之大事咸取決於給事豈獨遺其微小人乎謹獻雜文二

十首詩一百首伏願俯察悃誠不遺小道集作賤小退公之暇

賜精鑒之一加焉可與進也乞諸一言小子則磨鉛策蹇

聘力於進取矣不可進也亦乞諸一言小子則息機斂跡

甘心於退藏矣進退之心交爭於胷中者有日矣幸一言

以決集作弊之旬日之間敢佇報命塵穢聽覽若奪氣禿鬼

之為者不宣居易謹再拜

文苑英華 卷之九十一

四

王

與師臯書 楊震卿

前人

師臯足下自僕再來京師足下守官鄆縣吏職拘絆相見甚希凡半載集作年餘與足下開口而笑者不過三四及僕左降詔下明日而東足下從城西來抵昭國坊已不及矣走馬至漣水纔及一執手憫然而訣言不及他爾來雖手禮一二往來亦不過問道途報健否而已攀集作攀結之志曠然未舒思欲一陳左右者又矣去年六月盜殺左丞相於通衢中逆血髓磔髮肉所不忍道闔朝震慄不知所云僕以為書籍已來未有此事國辱臣死此其時耶苟有所見雖猷畝阜隸之臣不當默默况在班列而能勝其痛憤耶故武相之氣平明絕僕之書奏日午入兩日之內蒲

知之其不與者或誣為偽言或措以非語且浩浩者不酌時事大小與僕言當否皆曰丞即給舍諫官御史尚未論請而贊善大夫何反憂國之甚也僕聞此語退而思之贊善大夫誠賤冗耳朝廷有非常事即日獨進封章謂之忠謂之憤亦無愧也集作矣謂之妄謂之狂又敢逃乎且以此獲辜顧何以集作如耳况又不以為罪名乎此足下與崔李元庾輩十餘人為我悒鬱集作悒長太息者也然僕始得罪於人也竊知之集作自知矣當其在近職時自惟賤陋非次寵擢夙夜報集作愧思有以稱之性又愚昧不識時之忌諱凡直奏密啓外有合方便聞於上者稍以歌詩道集作導之意者欲其易入而深戒也不我同者得以為計媒孽之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五

五

詞一發又安可君臣之間自明白其心乎加以握兵於外者以僕潔慎不受集作賂而憎秉權於內者以僕介獨不

附已而忘其餘附離之者惡僕獨異又信信信吠聲唯恐

中傷之不獲以此得罪可不悲乎然而僚友益相重交遊

益相信信於近而不信於遠亦不恨哉近者少遠者多多

者勝少者不勝又其宜矣師臯僕之是言不發於他人獨

發於師臯師臯知我者豈有愧於其間哉苟有愧於師臯

固是言不發矣且與師臯始於宣城相識迨于今十七八

年可謂故矣又僕之妻即足下從父妹可謂親矣如是故

如是親集作親如是故如是人之情又何加焉然僕與足下相知即

不止此集作不在此何者夫士大夫之集作家閨門之內朋友不

能知也閨門之外姻族不能知也必待友且姻者然後周

知之足下視僕蒞官事擇交友接賓客何如哉又視僕撫

骨肉待妻子馭童僕又何如哉少者近者尚不敢不盡其

心况大者遠者乎所謂斯言無愧而後發矣亦猶僕之知

師臯也師臯孝敬友愛之外可畧而言足下未應舉時當

嘗克賢良直言之賦其所對問志磊磊而詞諤諤雖不得

第僕始愛之及與獨孤補闕書讓不論事與盧侍郎書請

不就職與高相書諷成致仕之志志益大而言益遠而僕

愛重之心繇是加焉近者足下與李弘慶友善弘慶客長

安中貧甚而病亟足下為迎致其母安慰其心自損其集

字其衣食以致集作其醫藥其旨之費有年歲矣又足下與

崔行儉遊行儉非罪下獄足下意其不幸及於流竄勅下之日躬俟於御史府門而行李之具養活之物崔生顧其傍一無闕者其餘奉寡姊親護其夫喪撫孤甥誓畢其婚嫁取貴人子爲婦而禮法行於家由甲乙科入官而吏聲聞於邑凡此數者皆可以激揚頽倍表正士林斯僕所以嚮慕勤勤豈敢以骨肉之姻形骸之舊爲意哉然足下之美如此而僕側聞蚩蚩之徒不悅足下者已不少矣但恐道日長而毀日至位益顯而謗益多此公伯寮所以愬仲由季孫所以毀夫子者也昔衛玠有云人之不逮可以情恕非意相加可以理遣故至終身無喜愠色僕雖不敏常佩此言師臯人生未死問千變萬化若无情恕於外理遣

於中欲何爲哉欲何爲哉僕之是行也知之久矣自度命數亦其宜然凡人情通達則謂由人窮塞而後信命僕則不然十年前以固陋之資瑣劣之藝與敏手利足者齊驅豈合有所獲哉然而求名而得名求祿而得祿人皆以爲能僕獨以爲命命通則事偶事偶則幸來幸之來尚歸之於命不幸之來也捨命復何歸哉所以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者以集作實如此也又嘗照鏡復集作或觀寫真自相形骨非富貴者必矣以此自決益不復疑故寵辱之來不自驚怪亦足下素所知也今且安時順命用遣日集作歲月或免罷之後得以自由浩然江湖從此長徃死則葬魚鱉之腹生則同鳥獸之群必不能與措聲攫利者權量其分寸矣足

下輩無復見僕之光塵於人寰間也多謝故人勉樹令德
粗寫鄙志兼以為別居易頃首

答戶部崔侍郎書

前人

侍郎院長閣下戶部牒中奉八月十七日書具承康寧喜
與抃會并別觀手翰論集作訪叙綢繆何眷好勤勤若此之
不替也幸甚幸甚首垂問以鄙况一疊鄙况二字不足云蓋默默
兀兀委順任化而已次垂問以體氣除舊日疾外雖不甚
健亦幸無急病矣次垂問以月俸月俸雖不多然量入以
為用亦不至凍餒矣又垂問以舍弟渠從事東川近得書
亦集作且知無恙矣終垂問以心地此最要者輒梗槩言之
頃與閣下在禁中口每視草之暇匡床接枕言不及他當

以爾宗心要互相誘導別來閑獨隨分增修比於曩時亦
似有得得中無得無可寄言來書云粗示可乎斯不可也
又知兵部李尚書同在南宮錢蕭二舍人移官閑秩退朝
之暇數獲晤言每語舊遊輒蒙見念此蓋君子久要之心
不為榮悴合散增減耳而不佞者又何幸焉然自到潯陽
忽已周歲外物盡遣中心甚虛雖賦命之間則有厚薄而
忘懷之理集作後亦無窮通用此道推頽然自足又或杜門
隱几塊然自居未形灰心動逾旬月當此之際又不知居
在何地身是何人雖鵬鳥集於前枯柳生於肘不能動其
集作於心也而况進退榮辱之累耶又思頃者接確論時走
常有言薦於執事云心與跡多相戾道與名不兩立苟有

志於道者若不幸於外是幸於內猥蒙歎賞猶憶之乎今
之身心或近是矣退思此語無省初心求仁得仁又何不
足之有也前月中長兄從宿州來又孤幼弟姪六七人皆
自遠至日有糲食歲有麤衣饑寒獲同骨肉相保此亦默
默委順之外益自安也况廬山在前九江在左出門是滄
浪水舉頭見香爐峯東西二林時時一往至於瀑水恠石
桂風杉月平生所愛者盡在其中此又兀兀任此之外益
自適也今日之心誠不待此而後安適况兼之者乎此鄙
人所以安又安適又適而不知命之窮老之至也院長公
望日重啓沃非遙仰惟勉樹勲名勿以鄙劣為念

投知己書

杜牧

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復曰
知我者以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以此聖人之操心不顧英華
願世人之是非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莒敖公不知及莒厥
公有難柱厲叔死之不知我則已反以死報之盖怨不知
之深也豫讓謂襄子曰智伯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
此乃烈士義夫有材集作才下同感其知不顧其生也行無堅
明之異材無尺寸之用泛泛然求知於人知則不能有所
報不知則怒此乃衆人之心也聖賢義烈之士既不可到
小生有異於衆人者審已切也審已之行審已之材皆不
出衆人亦不求知於人一作於人已或有知之者則藏縮退
避唯恐知之盖深自度無可以為報効也或有因緣他事

不得已求知於人者苟不知未嘗退有懟言怨色形於妻
子之前此乃比於衆人唯審已求知也大和二年小生應
進士舉當其時先進之士以小生行可與進業可益修喧
而舉之爭爲知己者不啻二十人小生邇來十年江湖間
時時以家事一抵京師事已即返嘗所謂喧而譽之爲知
已者多已顯貴未嘗一到其門何者自十年來行不益進
業不益修中夜忖量自愧於心欲持何說復於知己之前
爲進拜之資乎默默藏縮苟免寒饑爲幸耳昨李巡官至
忽傳閣下旨意似知姓名或欲異日必錄在門下閣下爲
世之偉人鉅德小生一獲進謁一陪讌享則亦榮矣况欲
異日終置之於榻席之上齒於數子之列乎無攀緣絲髮
之因出特達個儻之知小生自度宜爲何才可以塞閣下
之求宜爲何道可以報國下之德是以自承命以來審已
逾切拊心獨驚忽忽思之而不自知其然也若蒙待之以
衆人之地求之以衆人之材責之以衆人之報亦庶幾異
日受約束指顧於簿書之間知無不爲爲不及私亦或能
提筆伸紙作誄歌以發盛德止此而已其他望於古人責
以不及非小生之所堪任伏恐閣下聽聞之過求取之異
敢不特自發明道說其衷一開閣下視聽其他感激發憤
懷愧恩德臨紙汗發不知所裁某恐懼再拜

上鹽鐵崔尚書書

薛逢

伏承相公忽承明詔遠赴闕庭天子傾心廟堂虛席沙堤

尚
在
復
瞻
丞
相
之
車
蓮
幕
重
開
再
理
將
軍
之
第
伏
想
華
軒
擁
路
賀
客
盈
門
喜
集
鶴
原
風
隨
鴈
序
昨
者
幸
從
抵
拜
獲
貢
姓
名
言
及
曩
時
期
於
遠
路
鉛
黃
入
鏡
顧
陋
質
而
多
宜
金
石
宣
聲
覺
已
歛
之
寡
和
因
敢
專
馳
狀
啓
遠
謝
恩
知
伏
慮
方
倦
將
迎
未
暇
披
覽
實
慮
獎
拔
失
在
毫
釐
其
啓
狀
本
謹
別
錄
上
伏
望
聯
竹
之
際
一
賜
發
揮
俾
風
波
之
路
不
迷
見
常
稱
譽
數
四
心
期
旦
夕
必
擬
提
携
伏
見
吾
兄
當
數
集
會
時
望
深
賜
重
言
也
某
頓
首

與崔况秀才書

前人

自今日春榜到縣當日差人持帖到京方乘車騎尋已東去恨結之至空積下情不審自知淮南尊體何似伏計不

垂將息遠想淮山秀潤水木幽竒扇枕之餘謳吟自適甚盛甚盛某龍鍾山縣忽忽過時素秋軫懷華髮棲鬢昔日凌雲之志自覺泥蟠今茲失路之人誰爲鄉導但飲水勵節食蘗苦心用省刑名以安疲瘵除此之外非愚所知故人恩憐曾不憫念秋風已戒關路須西雄文誰與儔比一日千里今也其時居安敗名古人所慎某頓首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九十三

書二十七

遷譴下

投知己書一首

獻南海崔尚書書一首

雜書

與徐陵請王琳首書一首

遺崔頤書一首

與博昌父老書一首

答楊賁處士書一首

與王式書一首

與李翱書一首

遷譴下

投知己書

或云與文
理楊卿書

劉蛻

復何事哉弓矢乎制敵之事今為導衛羽儀金革乎勇衆之器今為節奏和聲射宮蓬蒿幽燕少年恥蹈其下文之

用莫過乎當時文之人莫過乎閣下復何事哉漢既治世
 時書禮樂皆已逸墜求亡書者故冬官考工開千金之購
 議帝制者進退贊拜定茅蕝之中而今河洛塚壁圖簡編
 脩登降俯仰不倒步序便蕃之儀莫過乎當時優游之學
 莫過乎閣下復何事哉材力既以相譽忠正得以相扶及
 秦世為之妖言東漢為之黨禁公道畏忌相顧而野死今
 布衣匹夫得歌正公大人之盛德先進達生得薦布衣匹
 夫之事業唯其公當舉之不以為疑扶之不以為黨無私
 之道莫過乎當時譽能之心集作人莫過乎閣下嗚呼苟有
 其時而無其人雖有舉能之心集作人斯為閣下惜有其人
 有其時而閣下苟不留意屬念斯為來世弔蛻生二十餘
 年已過當時之盛棲遲困辱者過集作末遇當時之人書成
 而嘗樂乎其時出車蒲於道路而才高於蛻忌蛻侵也才
 下於蛻畏蛻擅名是以深知之者不得終其朝欲振之者
 又自無其力也謂其書空集作終為來世弔已矣乎不意得
 與閣下不為異世同乎文字所謂當時之人斯非閣下者
 乎則其人未死口能言乎能盡集作畫門下見之復用何禮
 以接之既接之復用何詞以譽之譽之得盡其才接之得
 盡其禮斯人也讀書業文德集作得有知己居窮守道死且
 不朽復何事哉

獻南海崔尚書書

前人

所謂大丈夫豈天使為之哉以其進為天下利退有百世

名顯為諸侯師默成萬一作高世法而已為退默者為避人

得時而退默者為自進為進顯者為必行不得時而進顯

者為失志是以雄才盛德不可以不兼其時故無其時不

可行也有其時而志未達又不可行也志達而未信於天

下又不可行也上位之人有不可故下位之人有踰垣塞

牖而自遁者又豈唯退默而已矣集作方今天下百姓不

敢爭步畝四夷不敢犯守陞自元和已後國家不傷一夫

不亡一矢雖有豎子弄兵曾無根一作穿皮蠹之患尋已

伏誅一作誅伏然而門下不謂無其時乎昔雍丘不能以才達

求討吳蜀以自試班超不能守其家儒然後得官校尉夫

文一有家之二字不遇清世不元操弓矢而擐甲冑也今則仕由

文學著官自清顯尊閣下不謂志未達乎夫南海實筦樞

之地有金珠貝甲修牙文犀之貨非茂德廉名國家常重

其人閣下不謂未信於天下乎當其時士亦故不以天下

之廣居自隘九字一作不以天其身不以天下之道自負

以不知已故賂媒請介則不忍為守媒待介或有所自棄

故退默者不待不自進矣閣下以謂時乎未可也嗚呼蛻

之生於今二十四年雖天有南無可置其門雖天有東不

得開其序伏臘不足於糗糧冬夏常苦於皲濕然而因時

著書滿十卷自謂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後不有得於人

必有得於鬼神今則力疲於天下笑日暮而郵舍閉今閣

下進為天下利而又顯為諸侯師之時奈何得有踰垣塞

庸之蛻乎故先自棄南嚮拜拜不勝懇懇窮泰有時未可
知也謹貢舊拔刺書一卷以其最近於情雜歌詩共二卷
以其頗有逸事伏惟周賜觀覽無憚僂笑

雜書

與徐陵請王琳首書

朱瑒

竊以朝市遷貿時傳骨鯁之風曆運推移間表忠貞之迹
故典午將滅徐廣為晉家遺老當途已謝馬孚稱魏室忠

臣用能播美

比齊書南史有於字

前書垂名

二本有於字

後世梁故建寧

公琳洛濱餘胄沂州舊族立功代邸勳績中朝當離亂之

辰摠藩

比齊書作方

伯之任爾乃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定追蹤

於徃彥信踵武於前脩而天厭梁德尚思匡救二本雖繼

二本作徒蘊

包胥之念終違萇弘之青洎王業光啓鼎祚有歸

於是遠跡山東寄命河北雖經

二本作輕

旅臣之嘆猶懷客卿

之禮感茲知己志此捐軀至使身沒九原頭行萬

比齊書作千

里誠復馬革裹尸遂其平生之志原野恭體

二本作

全彼人

臣之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封樹靡立良可愴焉瑒早

造未僚預參下席荷公

二字一作降薛君

之吐握感君

二字一作荷魏公

之知遇是用沾

二本作霑

巾拭袂痛可識之顏迴腸疾首切猶

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

葬瑒雖芻賤竊亦有心琳徃

二本作經

蒞壽陽頗存遺愛曾遊

江左

二本作右

非無舊

比齊書作餘

德比肩東閣之吏繼鍾西園之

賓願歸元

二本無元字

彼境還瑒

二本作修

窀穸庶孤墳既築或飛

啣土之燕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民二本近故舊王維等

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陳昔燕公告逝即肥川而建

瑩域孫叔南史作叔孫云亡仍芍陂而植揪櫨由此言之抑有

前二字例不使壽春城下惟傳報葛之久滄洲島上獨有

悲田之士二本昧死陳祈伏待刑憲

遺崔頤書

隋豫章王見隋書崔頤傳

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馬卿辭武騎

之官枚乘罷弘農之守每覽史傳嘗竊恠之何乃脫畧官

榮栖遲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豈徒然哉足

下博聞強記鈎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篋似陟蒙山對梁相

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重士敬愛忘疲先築郭隗之

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宇更誓山河地方七百牢

籠曲阜城兼七十苞舉臨淄大啓南陽方開東閣想得奉

飛蓋拽長裾籍璫筵躡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賦池竹之檀

藥其崇貴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幸甚何樂如之高

視上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多慙子建書不盡言寧俟繁

辭

與博昌父老書

駱賓王

某月日駱賓王謹致書於集作于博昌父老等承並無恙甚

善甚善集作幸善雲雨俄別封集作風壤異鄉春渚青山載勞

延想秋天白露幾度光陰古人云別易會難不期集作其然

也自解携襟袖將十五年交臂存亡畧無半在陸處士集作

張學士從集作朝露辟閭公倏掩夜臺故舊集作吏門人多

遊蒿里者年宿德但見松丘嗚呼泉壤殊途幽冥永隔人

理二字一作生人禮非危促天道奚言感今懷舊不覺涕之無從也

况過隙不留藏舟難固追惟逝者浮生幾何哀緣物興淚

因情起集作事雖蒙莊一指殆先覺於勞生秦逸三號遽

集作忘情於恒化啜其泣矣尚何言集作哉又聞移縣就

安樂故城廨宇邑居咸從其地里門阡陌徒有其名荒徑

三秋蔓草滋於舊館頽墉四望拱木多於故人嗟乎仙鶴

歸來遼東之城郭猶是靈烏代謝漢南之陵谷已非昔吾

先君出宰斯邑清芬雖遠遺愛猶存延首城池何心天地

雖則山河四望是稱無棣之墟松檟千秋有切維桑之里

每懷宿昔尚想經過于役不遑駕言徒極集作願今西

城有望東戶無為野老清談怡然自得田家濁酒樂以忘

憂故可洽賞當年相歡卒歲寧復心集作存舊好追思昔

遊所恨跂予望之徑集作途密邇停中衢而空軫巾下澤

而莫因風月虛心形留神徃山川在目地邇人遐以此懷

勞增其嘆息情不遺舊書何盡言

答楊賁處士書 獨孤及

上德無為其次為而不擾及為邦歲暮集作而人疲如初

集有日以貢賦不入獲譴於上官遂以州北不調之琴思

解弦更張之義筭口徵輸集作以代他征意欲因有為以

成無為為未著而人已告然其所以然無德故也夫導政

齊刑民猶免而無恥况權道以反經為用去德逾遠使無
 速謗末由也已所喜幸苟有過吾子知之貽書見讓以直
 諒相益商也起予孟孫愛我吾子兼之矣愧辱嘉貺顧無
 以當之三復白圭欲罷而不能然來書所陳富人出萬今
 易以千貧人出百今亦數倍富倍優貧倍苦竊詳雅旨事
 或未然昨者據保簿數百姓并浮寄戶共有三萬三千比
 來應差科者唯有三千五百其餘二萬九千五百戶蠶而
 衣耕而食不持一錢以助王賦詩不云乎或燕燕居息或
 盡瘁事國在於是矣每歲三十一萬貫之稅悉鍾於三千
 五百人之家謂之高戶者歲出千貫其次九百八百其次
 七百六百貫以是為差九等最下兼本丁租庸猶輸四五

千貫以此人焉得不日困事焉得不日蹙其中尤不勝甚
 任者焉得不極負而逃若以已困之人已竭之力杼軸不
 已恐州將不存苟以是為念安敢不夙興夕惕思有以拯
 之方今為口賦誠非彛典意欲以五萬一千人之力分三
 千五百家之稅愚謂之可集作使多者用此以為哀少者
 用此以為益損有餘補不足之道實存乎其中富人貧人
 悉令均減倍優倍苦何從而生竊料動搖不安以遁逃相
 扇者不過以規避之戶與寄客耳此輩浮食偷安以久漏
 差科惡同均稅賦之名祇思苟免若編戶地著者雖驅之
 使逃亦固不從今已擇吏分官以辨其差等集作量分入
 賦其數懸榜以示之信若信之不明分之或過等差之不

文苑英華 卷之六

余生

均官吏之不仁困而後去誰曰不可乃未及知歛之薄厚
 辨之濟否望風聆聲遽告勞而逃斯豈為政者之過乎顧
 禮義之不憚孰能恤叛者之言邪天下無不食王土之臣
 寧有不輸王賦之民此輩飲國之澤食地之利將薄歛以
 助逋賦則曰挈妻子而去之是知集作與鳥獸蠻貊無以異
 矣其來既不可以奉征稅其去亦何足以病州縣違之一
 邦亦猶是也等不為用又焉能資鄰然計斯人之徒亦未
 必悉然固或有不去者焉庶幾其所濟猶大但不防之於
 微拙誠有之奉教省躬集作三省敢不知罪子產鑄刑書作兵
在部賦以救鄭國而獲譏於叔向及才不如子產口筭不
作丘如兵賦而吾子之言過於叔向之直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簿領拘限莫由詣展未見君子馳誠無極不宣舒州刺史
 獨孤及頓首

與王式書

歐陽詹

公範足下長史及大人以薄官集大門任温州長史大人任博羅縣丞予自

能記憶只見驅集作馳載長幼勤勤南北予雖童稚意甚不

居自有安固丞潮陽掾其凡暮任安固縣丞兄嘗任潮州司倉予時已冠似

或議事以為地分遐陋進取無門必無遠大若肄業承家

則安固朝陽亦幾於不墜矣便懷耕食鑿飲之心焉事親

敬長之道睦友與人之義恂恂自勉不意竊鄉曲之譽所

疑不忘質所見不忘述時時有德多幸忝儕類之歸加以

薄窺墳典集作籍適有章句濮陽仲宣河東千齡滎陽從易

濟北有融瑯邪次臣 吳蕃字仲宣薛壽字千齡鄭簡字從

卿曲之人皆有識 皆傳雅明達君子公範亦其人焉每論

性行量識度評學業酌文詞不以虛薄往往掛於牙齒予

年二十有一公範與群公則可予以進士之目而有令予

觀國之心予以群公所賦之名繹先賢正名之旨進士者

豈不言其可以仕進而能裨助政化始自下而升上終自

上而利下者也近代亦曰舉人實古今舉賢進能之科也

則有若風后力牧膺黃帝之舉舜禹稷契膺唐堯之舉縉

雲高陽膺虞舜之舉伊尹姜牙膺湯武之舉管仲冀缺膺

桓文之舉五殺三傑膺嬴劉之舉皆齊聖廣淵明允篤誠

立功立事出於人表之流也降自晉宋齊梁則有若陸機

鮑昭謝眺江淹亦以以登庸雖道德器用不及曩臣而詞學

風流為一時之秀想當群公之舉集作 豈容易哉度力不

任又先與靈源道士虹巖逸人某鄉人也道士蔡明濬逸

居山名也 有潘湖合鍊奉養之契潘湖公範上下 乞從宿志勤

勤懇懇獲與靈源虹巖同居者三十年公範與群公雖不

苦以前事相迫而流言時至建中初因當道廉察故相國

常公本州將故中書舍人薛公南澗之談西湖之禮常相

福建觀察使薛舍人典泉州日予以薄劣見知二公於 丹

南澗寺有所剪餽及予辭歸故于西湖泛舟致餞也

青目下程準前期公範與群公激勵轉加予亦稍信云云

之勸時兄弟親屬方以衆情聞於大人大人與群公遂有

龍首之會龍首山名予 特詢可否至于再三群公不悔前

言以為可固可必人之於予皆欲其升高致遠至其秋大
 人則有遣從計吏之命當發之日大人及慈親親祭行於
 東郊公範與群公亦共餞神餘於野席離觴既輟大人誠
 勗數言言可切骨銘心征車云動慈親嗚咽數聲聲堪斷
 腸視鬼公範與群公備見備聞也慰上下之望在乎早成
 名早寧歸余必不惜技能而有所馳墜集作絕墜以深上下之
 念汲汲搖搖如旌如翹受遣之明年達於長安賃廡六秩
 禮闈四上頻激昂藏集作頻之力累為簸揚之棄反躬忖
 已徘徊又疑豈常薛公輕於布素而有佞歟為群公溫良
 友朋而不忠歟集作為群公溫良與朋友有不忠與楊朱對岐墨翟觀素
 勁挺之志半作歸心况以近夢慈親以亂絲繞予之身萬

重又夢大人齧予臂且血蓋神祇以大人誠切遠警於予
 焉絲繞者豈非思念纏綿之象也齧臂者豈非齧指令歸
 之義也萬重見血者豈非示其甚也公範與予遊處最甚
 者且蒲陽讀書接席五年其餘為人公範知之蒲陽去家
 四百餘里晨昏之思忽至珍異之味忽得亦不以始昨違
 離便奔馳而去性自天至實非勉為今一辭庭闈而踰半
 紀以本心每每馳戀若此寃夢昭昭感發如彼日夜之心
 公範可量竊欲審覈良駑撫分進退阻故人無新知况不
 可問因孝使廻更願有决斯科也先以才藝取次以德行
 伸大之事君細之集作以臨人如予所習可以當之於取乎
 如子事親可以移之於君乎如予理身可以施之於人乎

其可也則待命待知庶榮親之道抑温清之心如其不可則任材任器息干進集作時之機謝風塵之苦書至與裁裁已過復家在國在佇為去就予於為子之道所恨不知也知必無不竭若於為臣之道所恨不知也知必無不為生於世區區者所務豈不立名乎有名於國亦名也有名於家亦名也予何攘臂於其間醜於家而美於國哉予無此心亦公範知之東風扇和山青水綠野芳且榮林鳥時鳴罇有酒匣有琴公範休暢某再拜

與李翱書

韓愈

使來集作至辱足下書歡媿交集作來并不容于心嗟乎子之

書言意皆是也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耶然皆子之愛我

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携此將安所歸托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為我謀哉此一

事耳足下集有誠字謂我入京城集作域有此益乎僕之所有子

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集作執而使奔走

伺候公卿間集作門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集作所合乎僕在

京城八九年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

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

也今年加長矣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所貴乎京

師者得集作豈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常帶之

士談道義者多乎以僕遑遑於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

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集作忌非忌者又加少內無所資

外無所從集作縱終安所為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

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自堯舜以來士有不遇

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汙而處其所可樂哉非

不願為集作如子之所云者力不足勢不便故也僕於此豈

以為大相知乎累累隨行役逐隊饑而食飽而嬉杭作本悲

者也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集作

其愛於我者尤少不知我者尤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

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乎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

者誠是矣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

責且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昔者孔子稱顏

面一簞食一瓢飲集有在陋巷三字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彼人者有聖者集有而字為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

死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

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

嗟乎子亦慎其所之哉違離久乍還侍左右當日歡喜故

專使馳此候足下意并以自解愈再拜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九十三

言踈勒等凋弊疏一首

言河朔人庶疏一首

諫不破突厥疏一首

言西蕃疏一首

書籍

請不賜吐蕃書籍疏一首

請置官買書疏一首

封建

合作復辟
已注在前

請復子正位疏

一作請封建皇
家以孫姪疏

蘇安恒

大定元年

臣聞曆數在躬握璿璣者皆后天命攸屬臨寶極者聖人或揖讓而昇或干戈以定一途一也古今共之伏惟皇帝

陛下德合天地澤流河海庶物和平靈光克塞臣謂胥庭

之化無以過也陛下欽先聖一作聖皇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

豈不以極斯大節成此鴻勳應天順人于今二十餘年矣

臣馳情細素竊見女媧之八代風俗簡朴人淳易理垂衣拱

手不足可言洎漢朝以惠帝幼冲呂后監撫享國八歲日

不暇給雖傳簡策亦烏足道哉豈如陛下之在位五星同

色四海無波陛下造明堂即祖文宗武之業也封中岳則

萬代一時之事也受寶圖即河圖洛書之瑞也功既大矣

業既成矣即當捐其犬馬減其服御觀四大其如遺視萬

乘其若脫陛下豈不聞一作思虞舜蹇裳周公復辟良以大

禹至聖成王既長推位遜國其道備焉故舜之於禹事祇

族親且與成王不離叔父且族親何如子之愛叔父何如
母之恩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既壯若使統臨宸極或作宸

何異陛下之身陛下年德既尊寶位將倦機務殷重浩蕩
勞心一作神何不釋位東宮自怡聖體陛下縱日慎一日雖

休勿休其若大寶何其若人事何陛下輟金輪聖神等號
即是厭倦萬機之象此謂天意也太子以奸臣枉構久已

自新相王推位青宮退居朱邱天下聞之莫不謳吟聖代
此謂人事也故知天意人事鍾我聖朝大臣重祿不言近

臣畏罪不諫使吾君有堯舜之位不行堯舜之道故書曰
后德惟臣此之謂也臣又聞自古一作昔明王之以孝理天

下者不見二姓而俱王也當今梁定河內建昌諸王等承
陛下之蔭履並得封王臣恐千秋萬歲之後於事非便臣

請黜為公侯任以閑薄一作簡曹務臣又聞陛下有二十餘
孫今無尺土之侯一作封此非長久計也臣請四面都督及

要衝州郡分土而王之縱今年尚幼小未聞一作聞養人之
術臣請擇立師傅成其孝敬之道將以夾輔周室藩屏皇

家使累葉重光饗祀不輟斯為美矣豈不大哉臣今又聞
胡賊侵邊覘中國陛下居惣章申廟筭赫然發怒分闡出

師輓粟飛芻十室而九撓斡鏢刃以時繫年即士卒不遑
府庫空竭此其謂也陛下若能告倦萬機推位太子分州

列郡以王子孫自然四夷聞之繫頸面縛百姓聞之鼓腹
擊壤史臣曰掩媯燧而邁胥庭後代聞之曰四三皇而六

五帝豈虛也哉豈虛也哉臣山中一草萊耳無擊鍾鼎食之榮有碩學鴻儒之業臣來日跪而辭父父謂臣曰丈夫處代君子生年必當獻一謀畫一策厥塗不就草木何殊今上有堯舜之德下有稷臯之位古人有言欲安其家必先安其國欲安其親必先安其君當今天下雖安亦有未然之計故書曰若昔大猷制理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此其謂也臣母又謂臣曰朝暮倚閭而望汝若能上千人主進書獻說揚名後代以榮父母是吾之子也臣感父母之言明發不寐今故杖策千里徒步三川雖牽拙而無同敢獻芹而竊抃陛下若採微臣一言之善成家國萬代之基臣之懇誠幸甚謹言

此篇六百卷勸進進表門重出前已削去一作皆舊

唐書本傳

請則天皇后復位於皇太子疏 武后前人 長安二年

臣聞忠臣不順時而取寵烈士不惜死而偷生故君道不明者忠臣之過歟臣道不執者烈士之過歟昔者先皇晏駕留其顧托將以萬務殷廣令陛下兼知政 舊唐書 事雖 唐堯虞舜居其位而共工伯鯀 唐書 在其朝間陛下骨肉之恩阻陛下母子之愛愚臣謂聖情以運祚將衰 唐詩 作喪極 斯大節天下之人謂陛下微弱李氏貪天之功何以年在耄倦而不能復子明辟使忠言莫進姦邪乘時 文粹 作姦 佞成朋 夷狄紛擾屠害黎庶陛下雖納違興 唐書 作軫 念亦何以 唐書 作亦

罔救此生靈臣聞天下者神堯文皇之天下也昔有隋失

馭小人道長群雄駭鹿四海瞻烏皇唐親事戎旃鳳翔參

野削平寓縣龍飛踐極唐書作踐宸歃血為盟指河為誓非李

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資文粹作基

故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陛下自

坤生德秉乾作主豈不以上符天意下順人心東宮昔在

諒陰相王又非長子陛下恐宗祀中絕所以應其謳歌當

今太子追廻唐書作迴留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

深恩臣聞京邑翼翼四方取則文粹作所視陛下蔽太子之元

良枉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毋慈子孝焉何以使天下

移風易俗焉惟陛下思之將何聖類以見唐家宗廟將何

諧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

臣愚以為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

極則反器滿則傾故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之謂也

陛下不如高揖樞唐書作機務自怡唐書作适聖躬命史臣以書之

令樂府以歌之斯亦太平之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非忠

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

之國哉故曰苟利國家雖死可矣願陛下暫輟萬務唐書作稍

輟萬機詳臣愚見陛下若以臣為忠則從諫如流擇是而用

若以臣為不忠則斬取臣頭以令天下

行幸

行幸

諫太宗改獵疏

虞世南

臣聞秋獮冬狩蓋為恒典射隼從禽備乎前誥伏惟陛下

因聽覽之餘辰順天道以殺伐將欲推班碎舊唐書作掌躬推班

親御皮軒窮猛獸之窟穴盡逸材之林藪夷凶剪暴以衛

黎元收革擢羽用克軍器貞觀政要作實旌旗較獵唐書作舉旗校獲式

遵古典唐書前篇作前古然黃屋之尊金輿之貴八方之所仰德

萬國之所係心清道而行猶戒銜擻斯蓋慎重唐書作防重慎

微為社稷計也是以馬卿直言唐書前篇作諫於前張昭變色於

後臣誠微賤唐書作微賤會要作微末前篇作未察敢忘斯義且夫弧矢畢

陳會要作且夫弧矢畢畢唐書且天弧星畢所殪已多頒禽賜獲皇恩亦溥伏

願時前篇作時息獵車且韜長戟不拒芻蕘之請降納消滄之

流袒裼徒博任之群下貽範百王永光萬代

此篇六百二十卷重出前已削去

諫蕃官仗內射生疏高宗

薛元超上元三年

臣元超臣聞春蒐夏苗前王之令典教兵訓卒有國之宏

規伏惟天皇以欽明馭寓中外提福暫因農隙駐蹕近郊

一物一事並從減省在公在私莫不幸賴時惟令月景淑

風和宸襟有豫百靈胥悅臣曲荷恩微重得奉陪鸞駕下

情欣躍實倍恒品但以馳原赴草親行聖躬飛蒼走黃頗

留神矚控權奇之馬逸影雲趨矯捷徬徨之箭雄飛星落上

截飛鳥下斃狡兔唯恐朽株蟻垤不宜輕之千金之子猶

有垂堂之誠萬乘之尊豈忘銜擻之慮又諸蕃首領叅豫

羽獵天皇以德綏懷遂亦操弓持矢既非族類深用為虞

臣雖庸劣嘗聞前古今冒死以為言者非謂出之敢諫惟望經川谷不測之地入藜林可畏之途緣龍駟以揚鑣儼風輿而按節三韓雜種十角渠魁勿使咫尺天顏處於交戟之外虔思宗廟之重允副黎元之心凡在懷生幸甚幸甚臣之性命惟天皇宥之臣之冠冕惟天皇賜之謹冒死以聞

諫則天皇后幸三陽宮疏已見六百卷 張說

邊防

諫太宗親征高麗疏 褚遂良

臣聞有國家者譬諸其身兩京等於腹心四境方乎手足他方新唐書列裔絕域若此一作身外臣近於坐下伏奉口勅

布誥臣下云自欲伐遼臣數夜思量不達其理高麗王為

陛下之所立莫離支輒殺其主陛下討逆收地斯實承機

關東賴陛下德澤久無征戰但命二三勇將新唐書作發

四五萬人一作發兵飛后輕梯取如迴掌大聖二字一作夫聖人

有作必履恒規貴能克平兇亂駕御才傑惟陛下弘兩儀

之道扇三五之風提厲人物皆思効命昔侯君集李靖所

謂庸夫猶能掃萬里之高昌平千里之突厥皆是陛下發

縱指示爾一無此字聲歸聖明臣旁求史籍詳乎近代為人之

主無自伐遼者人臣徃征則有之矣漢朝則荀彗揚僕魏

世一作伐則母丘儉王傾司馬懿猶為人臣慕容真僭號之

子皆為其主長驅高麗虜其人民間城平莽一作削陛下

立功同於天地美化苞於古昔自當超邁於百王豈止俯
同於六子昔翦平寇逆大有瓜牙年齒未衰猶堪任用匪
惟陛下之所使亦何行而不克方今太子新立年實幼小
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今一旦棄金湯之全渡遼海之外臣
忽三思煩愁並集大魚依於巨海神龍據於川泉此謂人
君不可離一作輕而遠也且如長遼之左或遇霖雨靈水潦
騰波平地數尺夫玄菟濱海途深難測一作帶方玄菟海途深渺非萬
乘所宜行踐東京太原渭中之地東撫可以為聲勢西指
足以摧延陀其於西京逕路非遠為其節度以設軍謀一作
某繫莫離支頸獻皇家之廟此實處安全之上計社稷之
根本特乞天慈一垂省納一作察 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諫高宗將伐高麗疏

李君求

臣聞心之痛者

一作病

不能緩聲事之急者不能安言性之

忠

一作慈

者不能隱情且食君之祿者死君之事今臣食陛

下之祿矣其敢愛身下臣聞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

天下雖平

一作安

忘戰必危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故聖主明

王重行之也憂人力之盡恐府庫之殫懼社稷之危生中

國之患故古人云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昔秦始皇好

戰不已至于

一作於

失國是不愛其內而務其外故也漢武

遠討朔方殆乎萬里廣拓南海分為八郡終於戶口減半

國用空虛至於末年方垂哀痛之詔自悔其失彼高麗者

遐荒小醜潛藏山海之間得其人不足以彰聖化棄其地

不足以損天威何至于疲中國之人傾府庫之實使男子
不得耕耘女子不得蠶織陛下為人父母不垂惻隱之心
傾府庫二字作其有限之貲貪其一作於無用之地設令高麗既
滅即不得不發兵鎮守少發則兵威不足多發則人心不
安是乃疲於轉戍萬姓無聊生也萬姓怨怨一作無聊則天下
敗矣天下既敗陛下何以自安故臣以為征之不如不征
滅之不如不滅 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言踈勒等凋弊疏文粹作請罷百姓西

狄仁傑武后神功元年

臣聞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舊唐書作疆之外故東距滄海
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

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

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於夏殷者也詩人矜薄伐於太

原美化行於江漢是則舊唐書作則非前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

中至前漢時匈奴無歲不犯唐書作陷邊殺畧舊唐書作掠吏人後

漢則西羌侵軼漢中東寇三輔入河東上黨幾至洛陽由

此言之則陛下今日之土宇過於漢朝遠矣若其用武荒

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

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

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業

也若使越荒外以為限竭資財以騁欲非但不愛人力亦

所以失天下舊唐書文粹並無下字心也昔始皇窮兵極武以求廣

地男子不得耕於野女子不得蠶於室長城之下死者如
 亂麻於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文之宿憤籍四帝之儲實
 於是定朝鮮討西域平南越擊匈奴府庫空虛盜賊蜂起
 百姓嫁妻賣子流離於道路者萬計末年覺悟息兵罷役
 封丞相為富人侯故能為天所祐也昔人有言曰與覆車
 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近者國家頻歲出師
 所費滋廣西新唐書 戊四鎮東新唐書 戊安東調發日加
 百姓虛弊聞乎西域舊唐書文粹 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
 損無益轉輸靡絕杼軸殆空越磧踰海分兵防守行役既
 久怨曠益多昔詩人云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豈不懷歸
 畏彼罪罟念彼蒸舊唐書 人涕零如雨此則前代怨思之

詞也上不是恤則政不行而

而字唐書作邪新唐書作

氣

作和氣作則蟲螟生而水旱起若此雖禱祀百神不能調

陰陽矣方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江淮已南徵求不息人

不復業則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

為遠戍方外以竭中國爭蠻貊不毛之地垂子育舊唐書

作養

蒼生之道也昔漢元納賈捐之之謀而罷朱崖郡宣帝用

魏相之策而棄車師之田豈不欲慕尚虛名並舊唐書

作蓋 憚

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尅平九姓冊李思摩為可汗使統

諸郡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

遠戍勞人之役此則近日之令典實文粹無

實字

綏邊之故事

竊見阿史那斛瑟羅

新唐書

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付

舊唐

書文粹 之四鎮使統諸蕃封為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

繼絕之美荒外無轉輸之役如臣所見請捐四鎮以肥中

國罷安東以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新唐書作

塞則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實矣况撫綏夷狄蓋防其

越逸苟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計較

長短哉且王者外寧必有內憂蓋為不勤修政故也伏惟

陛下棄之度外無以絕域未平為念但常舊唐書勅邊兵

謹守備蓄銳以待敵待其自致然後擊之此李牧所以制

匈奴也當今所要者莫若令邊城警守備遠斥埃聚軍實

蓄威武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

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必有顛躓之慮淺入必

無獲虜舊唐書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

言河朔人庶疏武后前人聖曆初

臣聞朝廷議者以為契丹作梗始明人之逆順或因迫脅

或有願從或為偽官或為招慰或兼外賊或是土人跡難

不同心則無別誠以山東雄猛由來重氣一顧之勢至死

不回近緣軍機調發復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拆一作屋

賣田人不為售內顧生計四壁皆空重以官典侵漁因事

而起取其髓腦曾無媿心修築城池繕造兵器州縣役使

十倍軍機官司不矜期之必取枷杖之下痛切肌膚事迫

情危不修禮義愁苦之地不樂其生有利則歸且圖賒死

乃君子之愧辱小人之常行人猶水也壅之則為泉疏之

則為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昔董卓之亂神器播遷及卓
 被誅部曲無赦事窮變起毒害生人京室丘墟化為禾黍
 此由恩不普浹失在機先臣一讀此書未嘗不掩一作卷
 歎息今以負罪之人一作五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潛窟山澤
 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群盜緣茲聚結臣以邊塵暫起
 不足為憂中土不安以此為事臣聞持大國者不可以小
 理事廣澤一無澤字者不可以細分人主恢弘不拘常法罪之
 則眾情恐懼恕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
 所問自天人神通一作道暢率土歡心諸道一作軍凱旋得無
 侵擾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諫不破突厥疏 中宗

盧甫

臣聞有虞和平一作威熙苗人逆命殷宗大化鬼方不賓則戎
 狄侵軼一作交侵其來遠矣漢高帝納婁敬之議與匈奴和親
 妻其宗女賂以鉅萬冒頓益驕邊寇不止則遠荒之地凶
 獷一作得之倍難以德綏可以威制而降自三代無聞上策
 今匈奴不臣擾我亭障皇赫斯怒將整元戎臣聞方叔帥
 師功歌周雅去病耀武勲烈燕山則萬里拆衝在於擇將
 春秋謀元帥取其閱禮樂敦詩書晉臣杜元凱二字一作預射
 不穿札而建平吳之勲是知中權制謀不在一夫之勇其
 蕃將沙吒忠義等身雖驍悍志無遠圖此乃騎將之才本
 不可以當大任且師出以律將軍死綏秦尅長平趙子一作
 括受戮胡去馬邑王恢坐誅則棄軍有刑古之常典近者

鳴沙之役主將先逃輕挫國威須正邦憲又其中軍既敗陣亂矢窮義勇之士猶能死戰功合紀錄以勸戎行賞罰既明將士盡節此擒敵之術也臣聞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長筭故陳湯統西域而到支滅常惠挫烏孫而匈奴敗請購辨勇之士班傳之傳旁結諸蕃與圖攻取此又犄角之勢也臣聞昔置新秦以實塞下宜因古法募人從邊選其勝兵免其行役次廬伍明教令則攻一作習戎事究識夷險其所虜獲因而賞之近戰則守家遠戰則利貨趨赴鋒鏑不勞訓誓朝賦楊柳夕歌杖杜十年之後可以久安臣聞漢拜到都匈奴避境趙命李牧林胡遠竄則朔方之要危邊城之勝負地方千里制在一賢其邊州刺史不可

不慎擇得其人而任之蒐乘訓兵屯田積粟謹候

一作烽

燧飾練

一作精飾

戈矛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此又古

之善經也去歲亢陽天下不稔利在保境不可窮兵使內

郡黔黎各安其業擇其宰牧輕其徭賦事無過舉爵不以

私愛人之財節其浮侈一作惜人之力不廣臺榭察地利

天時以趨耕獲命秋獮冬狩以教戰陣則數年之後有勇

知方帑藏山積金革犀利然後整六軍絕大漠雷擊萬里

風掃二庭斬蹕林之首一作懸葉街之邸使百蠻震怖五

兵藏戢則上合天時下順人事理內以及外綏近以來遠

以惠中國以盡四方臣少慕文儒不習軍旅竒正之術多

愧前良獻替是司輕陳瞽議一作皆舊唐書突厥傳

言西蕃疏

臣聞兵者凶器不獲已而用之今西蕃莫不順軌縱鼠竊
狗盜有戍卒鎮兵足宣式遏之威非無赫斯之怒此師之
出未見其名又聞安不忘危理必資備自近及遠強幹弱
枝是以漢實關中徙諸豪族今關輔戶口積久逋逃承前
先虛見猶未實屬北虜犯塞西戎駭邊凡在丁壯征行畧
盡豈宜更擇驍勇遠資荒服及一萬人行詣六千餘里咸
給遞馱並供熟食道次州縣將何以供秦隴之西人戶漸
少涼州以北沙磧悠然遣彼居人如何得濟又萬人賞賜
費用極多萬里資糧破損尤廣縱令必剋其獲幾何儻稽
天誅無乃其損請令計議所得較其多少即知利害况用
者必費獲者未量何要此師行頓空畿甸且上古之時大
同之化不獨子子不獨親親何隔華夷務均安靜洎王道
謝古帝德慙淳猶尚綏懷不崇征伐有占風胡雨之客無
越海逾山之師其後漢武膺圖志恢土宇西通絕域北擊
匈奴雖獲奇珍多斬首級而中國疲耗殆至危亡是以倍
號昇平君稱明盛者咸指唐堯之代不歸漢武之年其要
功不成者復焉足比議惟陛下圖之

書籍

請不賜吐蕃書籍疏

玄宗

于休烈

開元中

臣聞戎狄國之寇也經籍國之典也戎之主心不可以無
備典有恒制不可以假人傳曰裔或作戎不謀夏夷不亂華

所以革其非心在于有備無患昔者東平王入朝求史記諸子漢帝不與蓋以史記多兵謀諸子雜詭術夫以東平漢之懿戚尚不欲示征戰之書今西戎國之寇讎豈可貽經典之事且臣聞吐蕃之性慄悍果決敏情恃一作特銳喜學不固若達於書必能知戰深於詩則能一無能字知武夫有師干之試深於禮則知月令有廢興之兵深於傳則知用師多詭詐之計深於文唐策有選字則知往來有書檄之制何異借寇兵而資盜糧也臣聞魯秉周禮齊不加兵吳獲乘車楚屢奔命一以守典存國一以喪車一作法危邦可取鑒也且公主下嫁從人遠適異國合務一作合慕新唐書作當用夷禮返求良書愚臣料之恐非公主本意也慮有奔北之類勸教

於中若陛下慮失蕃情以備國信必不得已請去春秋書有失春秋三字當周道一作德既衰諸侯強盛禮樂自出戰伐交興情偽於是乎生變詐於是乎起則有以臣召君之事取威定霸之名若與此書國之患也傳曰于奚請曲縣繁纓仲尼云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假人狄固貪婪貴賈易土正可錫之錦綺厚以玉帛何必率從其求唐新書作無足所求以資其智臣忝列位職刊校秘籍一作忝叨列實位職刊秘籍實痛經典棄在夷狄一作戎狄昧死上聞伏一無伏字惟陛下深察一作舊唐書吐蕃傳

請置官買書疏

羅衮

臣聞竊謂堯舜所以成其聖者稽古之力也故書曰若稽

古帝堯又曰若稽古帝舜是則爲國之要在乎順考古道而已古事之効布在群籍茲歷代所以盛藏書之府不可一日而闕也臣伏念秘閣四部三館圖書亂離已來散失都盡一爲墜闕二十餘年陛下追蹤往聖勞神故實歲下明詔旁求四海或遣使搜訪或購以官爵亦已久矣然而一編一簡未聞奏御加以時玩武事不急文化若非別降聖謨無因可致臣今伏請陛下出內庫財於都下置官買書不限經史之集列聖實錄古今傳記公私著述凡可取者一皆市之部帙俱全則價有差等至於零落雜小每卷不過百錢率不費千緡可獲萬卷儻或稍優其直則遠近趨利之人必當捨難得之貨載天下之書聚于京師矣不

克足書林以備宣索今三朝實錄未修無所依約便
因此遂有所得斯又朝廷至切之務也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九十五

疏二

直諫

諫唐高拜舞人安叱奴為散騎常侍疏一首

論時政疏一首

論治道疏一首

唐太宗於寢殿側置太子院諫疏一首

初授監察御史論奉親享廟襲封樂土等疏一首

請崇節儉及制諸王疏一首

諫唐祖拜舞人安叱奴為散騎常侍疏 李綱

臣

舊唐書有謹字

按周禮均工樂胥

文粹作官

不預

文粹作厠

於仕伍雖復

才如子野妙等師襄皆身終子繼不易其業故魏武使禰

衡擊鼓衡先解朝服露體而擊之云不敢以先王法服為

伶人之衣唯唐書齊高緯封曹妙達為王授安馬駒為開

府既招物議大戮彞倫有國有家者以為殷鑒方今新定

天下開太平之基文粹起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

滯草萊而先令舞人文粹授文粹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

廊廡唐書故非創業垂統貽則唐書子孫之道也伏惟陛

下聽察之前篇作臣忝周行不敢不奏文粹無此八字

此篇六百二十卷重出前以削去

論時政疏四首

魏徵

其一曰貞觀十一年先是帝作飛山宮徵上疏諫

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傑南面臨下皆欲

醜厚英華作厚仁德於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枝百代傳祚無

窮然而克終者鮮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

也殷鑒不遠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強盛三

十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新唐書殊倍一旦舉而棄之盡為

他人所舊唐書政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

之長久故行桀虐以就滅亡哉蓋恃其富強不虞後患驅

天下以從政要欲罄新唐書萬物以自奉採域中之子女

求遠方之奇異宮宇政要是飾臺榭是崇徭役無時干戈

不戢外示威重內多新唐書隘舊唐書忌讒邪者必遂舊唐書

要安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人不堪

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手子孫殄滅為

天下之笑深可

政要作可不

痛矣

舊唐書政要作哉

聖哲乘機拯其危

溺八柱傾而復正四維絕而更張遠肅邇安不踰於朞月

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珍竒異物

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為臣妾矣

若能鑒彼之所以亡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雖休勿休

焚鹿臺之寶衣毀阿房之廣殿懼危亡於峻宇思安處於

卑宮則神化潛通無為而理

政要作治

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毀

即仍其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損雜茅茨於桂棟叅玉砌於

土階悅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憶兆

悅以子來郡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聖罔念不慎厥

終忘締構之艱難謂天命之可恃忽採椽之恭儉追雕牆

之侈靡

政要作羨麗

因其基以崇

舊唐書政要作廣

之增其舊而飾之

觸類而長不思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為下矣譬

如舊唐書政要作之

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以暴

舊唐書政要作亂

易亂新唐

書作暴與亂同道莫可則也後嗣何觀夫事無可觀則人怒

神怨則災害必生災害既生則禍亂必作禍亂既作而能

以身名令終

政要作全

者鮮矣順天革命之後將隆

政要作基七百

之祚貽厥孫謨

舊唐書作謀

傳之萬世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其二曰

政要是日又上疏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

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

新唐書有豈字

流之遠根

不固而

新唐書有何字

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望

新唐書作思

國之治雖

在下愚知其不可而况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舊唐書有於字居安

思危戒奢舊唐書作貪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

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俱成舊唐書政要作

成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寔繁能

克終者蓋寡豈其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

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其志則

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

寘舊唐書作董政要作重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

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

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

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冲以舊唐書政要作而

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以舊唐書政要作而下百川樂盤遊則思

三驅以為度憂舊唐書政要作怒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擁舊唐書

書作蔽則思虚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詘舊唐書政要作

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

濫刑總此十思弘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

者盡其謨舊唐書作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効其忠

文武爭馳在君舊唐書作君臣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

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

聰明之耳目虧無為之大道哉

其三曰貞觀十一年五月壬申帝幸洛陽次昭仁官多所譴責徵退上疏

臣聞書曰明德慎罰惟刑之恤哉禮云為上易事為下易
 知則刑不煩矣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矣夫
 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
 心上播忠厚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後太平之基不墜康
 哉之詠斯隆舊唐書政要作安當今道被華夷功高宇宙無思不
 服無遠不臻然言尚於簡義舊唐書政要作大志在於明察刑賞
 之用有所未盡矣夫刑賞之本在乎揚舊唐書政要作歡善而懲
 惡帝王之所以與天下為畫一不以親疎貴賤而輕重者
 也今之刑賞未必盡然或屈伸在乎好惡輕重由乎喜怒
 遇喜則矜其情於法中逢怒則求其罪於事新唐書外所作律
 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六癩痕癩痕可求

刑斯濫矣羽毛可出則賞斯謬矣刑濫則小人道長賞濫

舊唐書作政要作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則君子之善不勸

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夫暇豫清談皆敦尚於孔老

威怒所至則政要作咸取新唐書法於申韓直道而行非無三

詘舊唐書作政要作黜危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弘新唐書作

鏃舊唐書政要作已夫上風政要作刺薄既扇

則下生百端人兢趨時憲章不一稔王度實虧君道昔

州犁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新唐書作以張湯輕重其心漢

朝之刑以弊新唐書作謬以人臣之頗僻政要莫能申其欺罔

政要况人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政要以獻聖之聰明無

幽微而不燭豈神有所不達智有政要小通哉安其所安不

以恤刑為念樂其所樂遂忘先坐

變禍福相倚吉凶同

域唯人所召安可不思頃者責

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

帳舊唐書

不贍或以營作差遣或

以物不稱心

舊唐書英華並無此

二或以人不從欲皆非致理

舊唐書政要作治

之所急實乃

政要作

驕奢之攸漸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奢期而

奢自來非徒語也且我之所甚

舊唐書政要作代

實在有隋隋氏

亂亡之源聖明之所臨照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資儲

以隋氏之甲兵况當今之士馬以隋氏之戶口校今時之

百姓度長比

舊唐書政要作計

大新唐書作

曾何等級然隋氏以

富強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寧靜之也靜之則安

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非微而難察也然

論平易之途多遵覆車之轍何哉在安不思危治不念亂

存不慮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亂自謂必無亂隋氏之

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

新唐書作亟

動徃後不息至于

將加舊唐書作身將政要作將憂

戮辱竟未悟其滅亡之所由也可不

哀哉夫鑒形之美惡必就於止水鑒國

新唐書作政

之安危必

取於亡國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

其則不遠臣願當今之動靜必思隋氏以為鑒則存亡治

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亂則治

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存亡之要在節嗜欲以從人省畷

遊之費用

二字諸本作娛

息靡麗之作罷

不急之務慎偏聽之怒

近忠厚遠便佞杜悅耳之邪說其

石書

苦口之忠言去

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採堯舜之誅可追禹湯之罪已惜
十家之產順百姓之心近取諸身恕以待物思勞謙以受
益不自滿以招損有動則庶類以和山言則千里斯應超
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政要有此字聖哲之宏規帝王之
盛業能事斯畢在乎慎守而已夫守之則易取新唐書之
實難既能得其所以難豈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
固則驕奢淫佚動之也慎終如始可不勉歟易曰君子安
不忘危存不亡忘治不亡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誠哉
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於昔時
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若能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
儉則盡善美固無得而稱焉

其四曰

臣聞為國之基必資於德禮君之

舊唐書

所保唯在於誠

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行

唐書政要

則遠人斯格然則

德禮誠信國之大

政要綱紀

在於父子君臣不可斯湏而廢

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

人無信不立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

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

之言無

新唐書

誠之令為上則敗德

舊唐書

為下則危身

雖在顛沛之中君子所不為也自王道休明十有

新唐書

餘載威加海外萬國來庭倉廩日

新唐書

積土地日

新唐書

益廣然道德未益厚

新唐書

仁義未益博

新唐書

者

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盡於誠信雖有善始之勤未覩克終之美故也其所由來者漸非一朝一夕之故昔貞觀之

始乃聞善若驚既舊唐書作暨五六年間猶悅以從諫自茲厥

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強時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也蹇

諤之士稍避龍鱗便佞之徒肆其巧辯謂同心者為朋黨

謂告訐者為至公謂強直者為擅權謂忠讜者為誹謗謂

之為朋黨雖終信而可疑謂之為至公雖矯偽而可恠舊唐書

書作無咎強直者畏擅權之議忠讜者慮誹謗之尤至於竊金

舊唐書政要作斧生疑投杼致惑眾舊唐書政要作正人不得盡其言大

臣莫能與之爭熒惑視聽鬱悶大猷一作道妨化損德其在

茲乎舊唐書政要作無甚斯者故孔子之惡到口之覆邦家蓋為此也

且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不

舊唐書政要作無苟免殺身以成仁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惟

利之所在危人以自安夫苟在危人則何所不至今將求

致治必委之於君子事有得失或議舊唐書政要作訪之於小人

其得君子也則敬而踈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言無不

盡踈則情不上舊唐書政要作或下通是則毀譽在於小人刑罰新唐書

書作督責加於君子寔與喪所在亦安危所繫安可以不慎哉

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

誠猶未免於傾敗况內懷姦利承順頽旨其為禍患不亦

深乎故孔子曰君子或有不仁者焉未見小人而仁者然

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無妨於正道小人或時有小

善善不積不足以立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時有不信何異夫立直木而疑其影之不直乎雖竭精神勞思慮其不可得亦已明矣夫君能盡禮臣能政要竭忠必有在乎

舊唐書

作於內外無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

則無以事上信之爲道

政要

作義大矣哉故自天祐之吉無不

利昔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者然不無害於霸也公曰

如何

政要

作而害霸乎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

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叅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魏簡倫曰鼓之畜夫簡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

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爲不取穆伯曰簡倫之爲人也佞而不仁若使簡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若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士捨仁而爲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能慎於信任遠避佞人也如此况乎爲四海之大君應政要千齡之上聖而可使巍巍之盛德復將有所間然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則小人絕其邪佞君子自強不息無爲而化何遠之有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於有罪賞不加於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錫祚胤將何望哉

論治道疏

前人貞觀十四年

臣聞君為元首臣作股肱齊契同心合而成體已成不備
 為未成人一作體或未備不成為人然則首雖尊高必資手足以成體
 君雖明哲必資股肱以致理一有故字禮云人以君為心君以
 人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萬事康哉元首蒙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然則委棄
 股肱獨任胷臆具體成理非所聞也夫君臣相遇自古為
 難以石投水千載一合以卵投石無時不有其能開至公
 之道申天下之用內盡心膂外竭股肱和若鹽梅固同金
 石者非唯高位厚秩在於禮之而已昔周文遊於鳳凰之
 墟鞮係解顧左右莫可使結者乃自結之豈周文王之朝

盡為俊又聖明之代獨無君子哉但知與不知耳一作但禮與不

禮知是以伊尹有莘之媵臣韓信項氏之亡命殷湯致禮

定王業於南巢漢祖登壇成帝統一作功於垓下若夏桀不

棄於伊尹項王垂恩於韓信寧肯敗已成之國為滅亡之

虜乎又微子骨肉也受茅土於宋箕子良臣也陳洪範於

周仲尼稱其仁莫有非之者禮記稱魯穆公問於子思曰

為舊君反服古禮歟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

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

若將墜於泉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一無此二字

之有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如之何三字一作如何晏

子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曰列地以封之疏爵而待之

有難不死出亡不送何也英華無此二字止作何謂晏子曰言而見用

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

而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

詐忠也春秋左氏傳曰崔杼殺齊莊公晏子立於崔氏之

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吾罪

也乎哉吾亡也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

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親暱誰敢任之門啓而入枕尸

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孟子曰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

腹心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國人君視臣如土芥臣視

君如寇讎雖臣之事君無有二志至於去就之節尚緣恩

於厚薄然則為人上一作君者安可以無禮於下哉竊觀在

朝群臣當樞機之寄者或地僻齊晉或業預經綸並立事

立功皆一時之選處之衡軸為任重矣任之雖重信之未

篤信之不篤則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則心懷苟且心懷苟

且則節義不立節義不立則名教不興名教不興而可與

固二字一作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國家重惜

功臣不念舊惡方之前聖一無所間然但寬於大事急於

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之心不可以為政君嚴其禁臣

或犯之况上啓其源下必有甚川壅而潰其傷必多欲使

凡百黎元何所措其手足此所謂君開一源下生百端百

端之變無不動亂者一作無不亂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

善若憎而不知其善則為善者必懼愛而不知其惡則為

惡者寔繁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過沮然則古人一無之震此字

怒將以懲惡當一無今之威罰所謂長奸此非堯舜之心此字

非禹湯之事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孫卿子曰君舟也

人水也水所可作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孔子曰魚失水而

死水失魚則猶為水也故堯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安可不

深思之乎安可不熟慮之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

小事為國之常也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

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

重將以致理一作將求致治其可得乎又政貴有恒不求屢易今

或責小臣以大體或責大臣以小事小臣乘非其一作據

大臣孰得其所一作失其所守大臣或以小過獲罪小臣或以大

體受罰職非其位罰非其罪欲其無私求其盡力不亦難

乎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責以小罪任以大官求

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

則以為心不伏辜不信也則以為所犯皆實進退惟谷莫

能自明則苟免其禍大臣苟免通鑑作苟求免禍則譎一作詐萌

生譎詐萌生則矯偽成倍矯偽成倍則不可以臻至理矣

夫上之不信於下必以為下無可信若必下無可信則上

亦有可疑矣禮云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上

下相疑則不可以言理矣夫以一介庸夫結為交友以身

相許死且不踰一作逾况君臣契合實同魚水若君為堯舜

則已為稷契豈有遇一事則變志見小利則易心哉此雖

下之立忠未能明著亦由上懷不信待之過薄之所致也
此豈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乎以陛下之聖明以當今
之功業誠能博求時俊上下同心則三皇可追而四五帝
可俯而六夏殷周漢夫何足數焉 一作皆貞觀政要

唐太宗於寢殿側置太子院諫疏 貞觀三 褚遂良

臣聞周兩 一作世 問安三至必退漢儲視膳五日乃來前賢

作法規模弘遠禮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傳出宿於外學書

計也然則古之達者豈無慈心減茲私愛欲 會要 使成立

凡人尚猶如此况君之太 一作世 子乎自當春誦夏弦親近

師傅知人間之庶事識君臣之大道使翹足延首皆聆善

聲若獻歲之有陽春玄天之有日月弘化懿德乃作元良

伏惟陛下道育三才功包九叙 一作欣欣 新樹太子莫不欣躍

一作欣欣 既立廢昏立明雖稱天下瞻望而教成之道實深乖

闕不離膝下常居宮內保傳之說無暢經籍之談蔑如且

朋友不可以深交深交必有怨父子不可以滯愛滯愛或

生憊伏願遠覽殷周近尊漢魏不可頓革事須階漸恒計

旬日半遣還宮專學藝以潤身布芳聲於天下則微臣雖

死猶曰生年 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初除監察御史論奉親享廟襲封樂工等疏

馬周

微臣每讀經史見前賢 一作賢者 忠孝之事臣雖小人竊希大

道未嘗不廢卷長想思履其跡臣以不天 一作幸 早失父母

犬馬之養已無所施一有顧字來事之可為者唯忠義而已是

以徒步二千里而一有自字歸于陛下陛下不以臣愚瞽過垂

齒錄竊自顧瞻無階答謝輒以微軀丹欵惟陛下所擇臣

伏見大安宮在宮城之西而其墻宇門闕之制方之紫極

尚一無上字為卑小臣伏以東宮皇太子之宅猶處城中大安

乃至尊所居反在城外雖太上皇遊心道素志在一作清

儉陛下重違慈旨愛惜人力而蕃夷朝見及四方觀聽有

不足者臣願營築雉堞修起門觀一作樓務從高顯以稱萬

國之望則大孝昭乎天下矣臣又伏見或作觀明勅以二月

二日幸九成宮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

膳而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宮三百餘里鑾輿動輒嚴蹕

經旬日非可以且暮至也儻太上皇情或思感而欲即

見陛下者將何以逮一作赴之且車駕今行本為避暑或作且車

駕今茲為避暑行也然則太上皇尚留熱所而陛下自逐涼處温清

之道臣竊未安然勅書既出業已成就願示速反之期以

開衆惑臣又見詔書令宗室功臣悉就蕃國一作勳賢胎

厥子孫嗣守其政非有大故無或絀一作黜免臣竊惟陛下

封植之者誠愛之重之欲其胤嗣一作胤裔承守而與國

無疆也臣以為必如詔旨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

之何必使二字一作然則何用代官也何則以堯舜之父猶有朱均

之子儻在一作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則兆庶被其殃而家

國蒙其患一作受其敗正欲絕之也一無也字則子文之治猶在也

也一無也字正欲存之也一無也字則樂鑿之惡已彰也一無也字與其毒

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則

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

力邑必有才行隨噐方授則雖其翰翮非強亦可以獲免

尤累昔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代者良得

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宜一作事使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

福祿也臣又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為本一作基故曰

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國之大事在祀與

戎孔子亦云吾不與祭如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如此

伏惟陛下踐祚以來宗廟之享未嘗親事伏緣聖情獨以

鑿一作鑿輿一出勞費利多所以忍其孝思以便百姓遂使一代

之史不書皇帝入廟之事將何以貽厥孫謀一作謀垂則來

葉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則聖人之訓人固有屈

已以從物一作時特願聖恩一作慈顧省愚款十五字或作必以已先之示不

志本臣又聞致化之道在於求賢審官為政之基唐策作立政之

原必自一作在於揚清激濁故孔子曰唯名與噐不可以假人

是言慎舉之為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自樂工輿

卓雜類常繁提斛斯正則更無他材獨解調馬縱使術踰

儕輩一作等夷能有可取一作能看取止賜金帛以富其家豈宜列

預士流超受高爵遂使朝會之位萬國來庭騶子倡人鳴

玉曳組一作履與夫朝賀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臣竊恥

之然成一作朝命既往縱不可追謂宜不可一無可字使在朝班

預於仕伍一作位也

此篇英華誤作請崇節儉及制諸王疏非是節儉諸王疏今以新唐書及文粹增入于後

請崇節儉及制諸王疏

前人貞觀十一年

臣歷觀前代自夏殷及漢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四五百年皆為積德累業恩結於人心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自魏晉以還降及周隋多者不過五六十年少者纔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廣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恩隆一作崇禹湯文武之道廣施德化使恩有餘

地為子孫立萬代之基一作階豈欲但令政教無失以持當

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惟以節儉於身恩加於人二者是一作為務故其下愛之如

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

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乘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

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凡去第還首尾不絕遠

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多夏畧無休時陛下雖每有恩詔

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須人徒行文書役之如

故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嗟怨之言以為陛下不

存養之昔唐堯茅茨土階夏禹惡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

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役集上書

囊以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綉纂組

妨害女工一作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一作樂後至孝武

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新唐書向使

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於時代差近事迹

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公主

服飾議者皆不以為儉臣聞昧且不顯後世猶急作法於

理一作治其弊猶亂陛下必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

日所親見尚猶如此而况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一作歷外

事即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竊尋往代以一作已來

成敗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為盜賊其國無不即滅一作滅亡

人主雖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當修之於可修

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則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

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知殷

紂笑夏桀之亡而幽厲亦笑殷紂之滅隋煬帝大業之初

又笑齊魏之失國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也故

京房謂漢元帝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此言不

可不誠也往者貞觀之初率土霜儉一匹絹纔得一斗米

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甚愛憐之故人人自安曾無謗

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粟十餘石而百姓皆

以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新唐書今所營為者頗多

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畜多少唯在

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家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

都積布帛而世

一作王

克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

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則世克李密未能必聚

大眾但貯積者固是有國之常事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

之豈

一作若

人勞而強歛之更以資寇積之無益也然儉以

息人貞觀之初陛下已躬

一作躬已

為之故今行之不難也為

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矣而用之不

息儻

新唐書作萬一

中國被水旱之災邊方有風塵之患狂狡因

之以竊發則有不可測之事非徒聖躬旰食晏寢而已古

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

欲勵精為政不煩遠采

一作求

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初則

天下幸甚昔賈誼為

謂

漢文帝云可慟

新唐書作痛

哭及長

太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王淮南之時使文

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傳相制之長大

之後必生禍亂歷代以來皆以誼言為是臣竊觀今諸將

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者皆仰稟成規備鷹犬之用無威

畧振主如韓彭之徒難駕馭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

大當陛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即萬代之後不可不慮自漢

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是

新唐書作在

諸王皆為

新唐書作由

樹

置失宜不預

一作光

為節制以至於滅亡人主豈不知其然

但溺於私愛故使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

姓極

新唐書作尚

少諸王甚多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慮

一作見

不唯慮其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樹陳思王及文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九十五
帝即位防守禁閉有司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主疑而畏之也此則武帝寵陳思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少好衣美食衣食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別加優賜曾無紀極俚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陛下以大聖創業豈惟處置見在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世遵唐書行之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九十五

疏三

選舉

請勲戚不拜南省官疏一首

請吏部各擇寮屬疏一首

論選舉疏一首

陳濫官疏一首

諫賣官鬻爵宰相子弟居要職疏一首

請勲戚不拜南省官疏

已見六百二十三卷作論左右丞須得其人表

劉洎

頗以燭下

唐書前篇並作頗亦燭下

矯正浮競

前書作趨競

請吏部各擇寮屬疏

高宗

魏玄同

臣聞制器者必擇匠以簡材為國者必求賢以蒞官匠之不良無以成其工官之非賢無以致其理君者所以牧人也臣者所以佐君也君不養人失君道矣臣不輔君失臣任矣任人者誠國家之基本百姓之安危也方今人不加富盜賊不衰訟獄未清禮義猶闕者何也下吏不稱職庶官非其才也官之不得其材者取人之道有所未盡也臣又聞傳說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理人昔之都一作邦國今之州縣土有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選英賢其大臣乃命于王朝自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氏因之有沿有革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官則漢為置之州郡掾吏

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爰自魏晉始歸吏部迺相祖襲

以迄於今用刀筆以量才案或作案簿書而察行命官之弊

其來自又蓋君子重因循而憚改作其有不得已者亦當

運獨見之明定卓然之議如今選司所存者非上皇之令

典乃近代之權道所宜遷革實為至要何以言之夫尺寸

之量所及者蓋短豆區舊唐書本傳無此二字鍾庾之器所積者寧

多非其所及焉能度之非其所受何以容之况天下之大

士人之衆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假使平如權衡明如水

鏡力有所極照有所窮銓綜既多紊失斯廣又以比居此

任時有非人豈直媿彼清通昧於甄察亦將竭其庸妄糝

彼琴絲情故既行何所不至賊私一啓以及萬端至乃為

人擇官為身擇吏顧親疎而下筆看勢要以措情悠悠風塵屯焉奔兢擾擾宦遊同乎市井加以厚貌深衷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不周今使百行九能拆之於一面其寮屬庶品專斷於一司不亦難矣且魏人應運所據者乃三分晉氏播遷所臨者非一統逮乎齊宋以及周隋戰爭之日多安泰之時少瓜分瓦裂各在一方隋氏平陳十餘年耳接以兵禍繼以饑饉既德業之不逮或時事以未遑非謂是今而非古也武德貞觀與今亦異皇運之初庶事草創豈惟日不暇給亦乃人物尚仰天祚大聖亨國末年比屋可封異人間出咸以為有道耻賤得時無怠諸色流輩一作流歲以千計群司列位無復新官一作加加一作官有常員

人無定限選集之始霧積雲屯推叙於終十不收一淄澤混雜玉石難分川捨去留得失相半撫即事之為弊知及後之滋甚一作夫夫夏殷以前制度多闕周監二代煥乎可觀一作觀蓋一作豈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朝庶官亦不專於一職故周穆王以伯冏為太僕正命之日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性吉士此則令其自擇下吏之文也太僕正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必然矣周禮太宰內使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當時分任於群司而統之以數職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焉夫委命責一作當君之體也所委者眾一作當所用者精故能得濟濟之多一作盛芄芄之械樸裴子野有

文苑英華 卷之六

七

六

言曰官人之難先正言之尚矣居家觀其孝友鄉黨服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難其智謀煩之以事以觀其能臨之以利以察其蕪周禮如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之王庭其在漢家尚猶然矣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為五府所辟五府舉其掾屬而昇於一作朝三公叅得除署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試者衆一士之進所課也詳故能官得其人鮮有敗事魏晉反是所失弘多子野所論蓋區區之宋朝耳猶謂不勝其弊而況於一作當今乎又夫從政蒞官不可以無學故書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傳曰我聞學以從政不聞以政入學今貴遊子弟例早求官或齧一作齧之年已腰銀艾或童卯之歲已襲朱紫弘

文崇賢之流

一作生

羽林期門

一作牛鞞脚

之類課試既淺藝能

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自高夫象賢繼父古之道也所謂

胄子必裁諸學修六禮以節其性明七教以興其德齊八

政以防其滯舉上賢以崇其德簡不肖以黜其惡少則受

業長則出仕並由德進必以才昇然後可以利用賓王移

家事國少仕則廢學輕試則無才於此一流良足惜也又

勲官三衛流外之徒不待州縣之舉直取之於書判恐非

先德而後言才之義也臣又以爲國之用人有似人之用

財貧者厭糟糠思短褐富者餘肉梁木輕裘然則當衰弊

乏賢之時則可磨策朽鈍而乘馭之在太平多士之日亦

宜妙選髦俊而任使之詩云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楚荆也

在薪之翹翹者方之用財禮小當爾選人幸多尤宜簡練
臣竊見制書每令三品五品薦士下至九品亦令舉人此
聖朝側席旁求之意也但以褒貶不甚明得失無大隔故
人上不憂黜責下不盡搜揚苟以應命莫慎所舉且惟賢
知賢聖人篤論伊尹既舉不仁咸遠復患階秩雖同人才
異等身且濫進鑒豈知人今欲務得實才兼宜擇其舉主
流清以源潔影端由表正不詳舉主行能而責貢一作人舉
之庸濫不可得已漢書云張耳陳餘之賓客廝役皆天下
俊傑彼之蕞爾猶能若斯况以神皇之聖明國家之德業
而不建長久之策為無窮之基盡得賢取士之術而但顧
望魏晉之遺風留意周隋之末事臣竊惑之伏願特一作

殫慮時採芻言畧依周漢之規以分吏部之選即望所
用精詳鮮有差失

論選舉疏 武后

薛登 天受中

臣聞國以得賢為寶臣以舉賢為忠舊唐書文粹並作士是以子皮
之讓國僑鮑叔之推管仲燕昭委兵於樂毅符堅託政於
王猛及子產受國人之謗夷吾貪共賈之材昭王賜唐書文粹

並作輅馬以止讒求固戮樊世唐諱以除譖處猜嫌而益信
行毀謗唐書文粹並作問毀而無疑此由識之至而察之深也唐書

委之而察之深也文粹作此此由至若宰我見遇於宣尼
識由黜而識之委而察之深也

逢萌被知於文叔韓信無聞於項氏毛遂不齒於平原此
失士之故也是以人主受不肖之士則政乖得賢良之佐

則時泰故堯資八元而庶績其理周任十亂則唐書文粹作而天

下和平由是言之則知士不可不察而官不可妄授也何

者比來舉薦多不才假譽馳聲互相推獎希潤身之小

計忘臣子之大猷非所以報國求賢副陛下翹翹之望者

也臣竊窺自唐書文粹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觀名行之

源考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勵已明節義以標信以敦朴

為先最以雕蟲為後科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

希仕者必修貞確不佞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視眾議以定

其高下郡將難誣於曲直故一作較計貢之賢愚即州縣之

榮辱穢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顏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慙

干水隱而西河羨唐書文粹名勝於利故唐書文粹小人

之道消利勝於名則貪暴之風弱是知唐書化倍之本須

擯輕誣唐書文粹昔冀缺以蹈禮唐書文粹昇朝則晉人

知禮文翁以儒術化唐書文粹倍則蜀土崇唐書文粹儒

燕昭好馬則駿馬來庭葉公好龍則真龍入室由是言之

未有上之所好而下不從其化者也有七國之季雖雜縱

橫而漢代求材唐書文粹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毓唐書

文粹並德自修里閭推高然後為府寺所辟魏氏取人尤

愛放達晉宋之後祇重門資獎為文粹人求官之風乖

授職惟賢之義有梁薦士雅好唐書文粹屬詞陳氏簡賢

特珍賦詠故其俗以詩酒為重不以脩身為務逮至隋室

餘風尚存唐書開皇中李諤論之於文帝曰魏之三祖更

好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連篇累牘不出月
 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代倍以此相高朝廷以
 茲擇士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帝納李諤之策由是下制
 禁斷文筆浮詞其年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不典實得
 罪於是風俗改勵政化大行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
 等科於是後生之徒復相倣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時緝綴
 小文名之秀孝唐書文粹不以指實為本而以浮虛為貴
 有唐慕曆雖漸革於前非陛下君臨思察才於共理樹本
 崇化惟在旌賢今之舉人有乖茂唐書文粹實鄉議決小
 人之筆行脩無長者之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
 拜伏或明制纔出試遣搜敷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

第上啓陳詩惟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携之恩故

借號舉人皆稱覓舉乃唐書文粹為自求之意唐書文粹未是

人知之辭察其行而度其材則人品於茲見矣徇已之心

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命

雖高異叔度勤勤之讓黃門已貴無秦嘉耿耿之辭縱不

能挹以唐書文粹推賢亦不肯待於三命豈與夫白駒

皎皎不雜風塵束帛或榮高物表校量其廣狹也是以

耿介之士羞自拔而致其辭循常之人捨其疏而取其附

故選司補授唐書文粹喧然於禮闈州貢賓王諍訟文粹

爭於階闥謗議紛合浸以成風夫兢榮者必有競利之心

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既在唐書文粹

於中人理由習信若重謹厚之士則懷祿者必崇德以修

名文粹若開趨競之門則邀仕者皆戚施而附會附會則

百姓罹其弊唐書文粹則兆庶蒙其福故風化之漸

靡不由茲今訪鄉閭之談惟祗歸於里正縱使名虧禮則

罪挂刑章則唐書文粹冒籍以偷資或邀勲與唐書文粹

竊級假其不義之賂即唐書文粹是無犯鄉閭豈得比郭

有道之銓量茅容望重裴逸人之獎唐書文粹夜夏統唐書

文粹並名高語其優劣也祗如才應經邦之流惟能文粹

試策武能制敵之例只驗鸞弧若其文擅清竒便充甲第

藻思微減旋唐書即告歸以此取唐書文粹人恐乖事實

荷者樂廣假筆於潘岳靈運授詞唐書文粹高於穆之平津

於長卿子建筆麗於荀彧若以射策為最則潘謝輩

馬必居孫樂之右若使協贊機猷則安仁靈運亦無裨附

之益由此言之不可一槩而取也至如武藝則趙雲雖勇

資諸葛之指搗周勃雖雄乏陳平之計略使樊噲居蕭何

之任必失文粹指縱之機使蕭何入虜下之軍亦無免主

之效聞將長於權唐書鋒謀將審於料事是以文泉聚米

知隗囂之可圖陳湯屈指識烏孫之自解八難之謀設高

祖退唐書文粹勲於酈生九拒之計窮公輸息心於伐宋

謀將不長於弓矢文粹良將寧資於射策豈與夫元長自

表妄飾詞鋒曹植題章虛飛麗藻校量其可否也伏願陛

下降明制頒峻科千里一賢尚不能少僥冒進取唐書文粹

進俸冒 須立提防斷浮虛之飾詞收實用之良策不取無稽

之說必求忠讜之言文則試以効官武則令其守禦始既

察言觀行終亦循名責實自然僥倖濫吹之伍無所藏其

妄庸故晏嬰云舉之以語考之以事寡其言而多其行相

於文而工於事此取人得賢之道也其有武藝超絕文鋒

挺秀有效伎之備用無經國之大才為軍鋒之爪牙作詞

賦之標準自可試凌雲之策練穿札之功唐書文粹承上

帝而賦甘泉稟中軍而令赴敵既有隨材唐書文粹之任

必無負乘之憂臣謹按吳起臨戰左右進劔吳子曰夫提

鼓揮桴臨難決疑此將軍也唐書文粹一劔之任非將軍

也唐書文粹按諸葛亮臨戎不親戎服領文粹蜀兵於渭南宣

擗勁唐書卒不敢當此豈弓矢之用也謹案楊得意誦長

卿之文武帝曰恨不與此人同時及相如至終於文園令

不以公卿之位處之者蓋非其所任故也謹案漢法所舉

士之主終身保任楊雄之坐田儀責其冒薦事見方成子

之居魏相酬於得賢賞責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

義著則貪兢之路銷自然朝廷無爭祿之人選司有撫謙

之仕仍請寬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其用者令其試守以

觀能否叅驗行事以別是非不實免王卅之官得人如翟

璜之賞自然見賢不隱食祿不專則苟或進鍾繇郭嘉劉

陶薦李膺朱穆勢不云遠有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

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才行則君子之道長矣

諫濫官疏 中宗

蕭嗣立 景龍三年

臣聞設官分職量才擇吏

舊唐書作量事置吏文粹作量方置吏

此本於理

人而務安之也故書曰在知

唐書作同

人在安人知人則哲

能官人

唐書作同

安人則惠黎甞懷之

唐書無此一句

能哲而惠何

憂乎驩兜何畏乎有苗者是

唐書無此字

也則

唐書明官得其

人而天下自理矣古者取人必先採鄉曲之譽然後辟於

州郡州郡有聲然後辟之

唐書文粹並無此字

於五府才著五府然

後昇之於天朝此則用一人所擇者甚悉擢一士所歷者

甚深孔子曰譬有美錦不可使人學製此明用人不可不

審擇也用得其才則理非其才則亂理亂所繫焉可不深

擇之哉今之取人有異此道多未甚試効即頓至遷擢夫

趨競者人之常情僥倖者人之所趨今之務進不避僥倖

者接踵比有布於文武之列有文者用理內外則有田邪

賊汚上下敗亂之憂有武者用將軍戎則有庸懦怯弱師

旅喪亡之患補受無限負闕不供遂至負外置官數倍正

闕曹署典吏困於祗承府庫倉儲竭於資俸國家大事豈

甚於此古者懸爵待士惟有才者得之若任以無才則有

才之路塞賢人君子所以遁跡銷聲懷歎恨者也且賢人

君子守於正直之道遠於僥倖之門若僥倖開則賢者不

復出矣賢者遂退若欲求人安倍化

唐書文粹並作化洽

復不可得

也若乃不安國將危矣陛下安可不深慮之

諫賣官鬻爵宰相子弟居要職疏

中宗

蕭至忠

臣聞王者列職分司為人求理求理之道必在用賢得其人則公務克修非其才則厥官加曠曠官則事廢事廢則人殘漸至陵遲率由於此頃者選曹授職政事官人或異才昇多非德進皆因依貴要互為粉飾苟得即是曾無遠圖上下相蒙誰肯言及臣聞官爵者公器也恩倖者私惠也只可金帛富之梁肉食之以存私澤也若以公器為私用則公議不行而勞人解體以小私而妨至公則私謁門開而正言路塞險人逆進君子道消日消日昃卒見刑弊者為官非其人也昔漢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謂曰即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人受其殃賜錢十萬而已此即至公之道不虧恩惠之情無替良史直筆將為

美談于今稱之不輟其口者也當今列位已廣冗員倍多

析求未厭日月增數陛下降不訾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

賣官利已鬻法徇私臺寺之內朱紫盈滿官職益輕恩賞

咸貴一作貪利之輩冒進而不一作識廉隅方雅之

流知難而歛分立隴則才者莫用用者不才二事相形十

有其五故人不効力而官匪為人欲求其理實乃難遂一作

成臣竊見宰相及近侍要官子孫多居美爵此並勢要親

戚罕有不藝遞相囑託虛踐宮榮詩云東人之子職勞不

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私人之子百寮是試或以其酒不

以其漿鞞鞞佩璲不以其長此言王政不平衆官廢職私

家之子列試於榮班苟非其人一作非徒長其飾佩臣愚

伏願陛下想居安思危之義行改弦易張之道重一作愛惜

爵賞審量材職一作識官無虛授人必為官進大雅於樞近

退小人一作子於閑僻政令惟一威恩以信私不害公情不

撓法則天下甚幸臣伏見貞觀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

者非直抑強宗分大族亦以退不肖擇賢才伏願陛下遠

稽舊典近遵先聖特降神勅令宰相以下及諸司長官子

弟並改授外官庶望分職四方其寧百姓表裏相統遐邇

又安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九十六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九十七

疏四

刑法

為侯君集疏一首

論李弘泰疏一首

為魏元忠疏一首

論刑法多濫疏一首

為索元禮首按制獄疏一首

論巡察風俗疏一首 為楊瀆疏一首

論削奪王珙授贈官爵疏一首

貨殖上

諫迴易納利充官人俸疏一首

論不稅關市疏一首 諫不置勸農判官疏一首

刑法

為侯君集疏 前篇作諫侯君集等下獄表

李文本 貞觀十年

臣伏以君集等或位居輔佐或職分牙爪並蒙拔擢授將帥之任不能正身奉法以報陛下之恩舉措肆情罪負盈積實宜繩之典刑 舊唐書作刑典 以肅朝綱但高昌昏迷人神共棄在朝議者以其地在遐荒或欲置之度外惟陛下運獨見之明授決勝之畧君集等奉行聖筭遂得指期平殄若論事實並是陛下之功君集等止有道路之勞未足以稱其勲力而陛下天德 前篇作為而 弗宰乃推功於將帥露布初至便降大恩從征之人皆沾滌蕩及其凱旋特蒙曲宴又封屬國加之重賞内外文武咸欣陛下賞不踰時而未經旬日 前篇作不盈數日 並付大理雖乃君集等自掛網羅而在朝

之人未知所犯恐海内又疑陛下惟錄其過似遺其功

以下才謬參近職既有所見不敢默默臣聞古之人君出

師命將克敵則受 唐書前篇作履 重賞不克則受嚴刑是以當其

有功也雖貪殘淫縱必蒙青紫之寵當其有罪也雖勤躬

繫已不免斧鉞之誅故書日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

者也昔漢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糜億萬之費經

四方之勞唯獲駿馬三十疋雖斬宛王之首而貪不愛卒

罪惡甚多武帝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廣利海西

侯食邑八千戶又校尉陳湯矯詔與師雖斬郅支單于而

湯素貪盜所收康居財物事多不法為司隸所繫湯乃上

疏曰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幸得擒滅今司隸乃收繫案驗

是為到支報讎也元帝赦其罪封湯關內侯賜黃金百斤
又晉龍驤將軍王濬有平吳之功而王渾等論濬違詔不
受節度軍令得孫皓寶物并燒皓宮及船濬上表曰今年
平吳實為大慶於臣之身更為咎累武帝赦而不推拜輔
國大將軍封襄陽侯賜帛唐書萬疋近隋新義郡公韓擒
虎唐書平陳之日縱士卒暴亂叔寶宮內文帝亦不問罪
雖不加爵拜擒虎上柱國賜物八千段由斯觀之將帥之
臣庶慎者少貪求者眾是以黃石公軍勢曰使智使勇使
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
愚者不避其死是知前聖莫不收人之長棄人之短良為
此也臣又聞之唐書有天地之道以覆載為先帝王之德

以會弘為美夫以區區漢武及歷代諸帝猶能宥廣利等
况陛下天縱神武振宏圖以定六合豈獨正茲刑網不行
古人之事哉伏惟聖懷當自己有所斟酌臣今所以陳聞非
敢私君集等是以螢爝末光增輝日月陛下若降雨露之
澤收雷電之威錄其微勞忘其大過使君集等重昇朝列
復預驅馳雖非清貞之臣猶是貪愚之將斯則陛下聖德
雖屈法而德彌顯君集等憊過雖蒙宥而過更彰足使立
功之士因茲皆勸負罪之將由斯而改節矣

此篇六百一十七卷重出前已削去

論李弘泰疏 高宗 于志寧

時弘泰坐誣大尉長孫無忌詔
令不待時而斬決乃上此疏

伏惟陛下情篤功臣恩隆右戚以無忌橫遭誣告事並是

虛欲戮告人以明賞罰一以絕誣謗之路二以慰勲戚之

心又以所犯若是真無忌便有破家之罪今告為妄弘泰

即宜戮不待時且真犯之人事當罪逆誣謗一作謀之類罪

惟及身以罪校量明非惡逆若欲依律合待秋分今時屬

陽和萬物生育而特行刑罪一作罰此謂有傷春氣竊謂未

安左傳聲子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也又禮記月

令曰孟春之月無殺昆一作孩中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

獄訟又漢書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有一

道天之道一作道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

主生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

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伏惟陛下

纂聖昇祚繼明御極追連一作華宵之絕軌蹈軒項之良規

欲使舉動順於天時刑罰依於律令陰陽為之式序景宿

於是無一作靡差風雨不愆雩禱報祀方今太簇統律青陽

應期當生長之辰振一作施肅殺之令伏願暫迴聖慮察古

之一作人言儻蒙垂納則生靈幸甚

一作舊唐書本傳

為魏元忠疏

武后

蘇安恒

臣伏聞明王有含天下之量有濟天下之心必能達天下

之善除天下之惡若為君主而不行此四者則當神怨一作

冤鬼怨陰錯陽亂欲使國家榮泰其可得乎陛下革命之

初勤於庶政親惣萬機博采謀猷旁求俊彥一作故四海

之內以陛下為納諫之主陛下暮年以來怠於政教讒邪

結黨水火成災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故四海之內以陛下

為受佞之主矣邪正莫辨獄訟含冤豈陛下昔是而今非

蓋居安忘危之失也臣竊見御史大夫檢校太子左庶子

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魏元忠廉直有聞位居宰輔履忠正

之基者用元忠為龜鏡踐邪佞之路者嫉元忠若仇讎麟

臺鑒張易之兄弟在身無德於國無功不逾數年遂極隆

貴自當飲冰懷懼酌水思清夙夜兢兢以報恩造不謂溪

壑其志豺狼其心欲指鹿而為馬先害忠而損善將斯亂

代之法乃污一作明君之朝自元忠下獄臣見長安城內

街談巷議皆以陛下委任姦佞一作斥逐賢良以元忠必

無不順之言以易之必有交亂之意相逢偶語人心不安

雖有忠臣烈士空撫髀於私室而緝口不敢言者皆懼易

之等威權恐無辜而受戮亦徒虛死耳今虜賊強盛賦一作

徵歛煩重以臣觀之萬姓不勝其弊况又聞陛下縱逸姦

慝禁錮良善儻刑罰一作失中則遐邇生變臣恐四夷因

之則窺覘得失以為邊郡之患百姓怨憤一作即結聚義

兵以除君側之惡復恐逐鹿之黨叩關而至亂階之徒從

中相應爭鋒於朱雀門內問鼎於大明殿前陛下將何事

以謝之復何方以禦之臣今為陛下計安百姓之心者莫

若收雷電之威解元忠之網復其爵位君臣如初則天下

幸甚陛下好生惡殺縱不能斬佞臣頭以塞人望臣請奪其寵榮剪其羽翼無使權柄在手驕橫日滋專國倍於穰侯迴天過於左棺則社稷危矣惟陛下圖之臣本微賤不識元忠易之豈此可親而彼可疎耶但恐讒邪長而忠臣絕伏願陛下特垂天鑒察臣此心即微臣朝志得行夕死無恨

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論刑罰多濫疏

武后

常嗣立

臣竊嘗聞之在堯舜之日畫其衣冠當文景之時幾致刑措歷茲千載以為美談臣伏惟陛下濬哲欽明窮神知化自軒昊以降莫之與京獨有往之論法或未盡善皆由主司姦克惑亂於視聽尋而陛下聖察具詳之矣然竟未能

明其本源察其前事令天下萬姓識陛下本心尚使四海多銜冤之人九泉有抱痛之鬼臣誠愚昧不識大綱請為陛下始末而言其事楊豫之後刑獄漸興用法之伍務於窮竟連坐相牽數年不絕遂使巨姦大猾伺隙乘間內包豺狼之心外示鷹鷂之跡陰圖潛結共相影會構似是之言成不赦之罪皆深為巧詆文粹作誣恣行楚毒人不勝痛便乞自誣公卿士庶連頸受戮道路藉藉雖知非辜而鍛鍊已成辯占皆合縱臯陶為理于公定刑則謂汗宮英華作棺毀柩猶未塞責雖陛下仁慈哀念恤獄緩死及覽辭狀便已周密皆謂勘鞠得情是其實犯雖欲寬捨其如法何於是小乃身誅大則族滅相緣共坐者不可勝言此豈宿構讎

嫌將申報復皆圖苟成功効自求官賞當時稱傳謂為羅織其中陷刑得罪者雖有敏識通才一作被告言者便遭枉抑心徒痛其冤酷口莫能以自明或受誅夷或遭殛竄並其心引分赴之如歸故知弄法侮文傷人實甚賴陛下特廻聖察照然詳究周興丘勣之類弘義俊臣之徒皆相次伏誅事暴遐邇而朝野慶泰若再觀陽和且如仁傑元忠俱羅枉陷被勘鞠之際亦皆已自誣向非陛下至明垂心一作省察則菹醢之戮已及其身欲望輸忠聖代安可復得陛下擢而升之各為良輔國之棟幹稱此二人何乃前非而後是哉誠由枉陷與甄明耳臣但恐徃之得罪者多並皆此流則向時之冤者其數甚眾昔殺一孝婦尚或

降災而濫者蓋多寧無冤

文粹作怨下

氣冤氣上達則水旱所

興欲望歲登不可得也陛下儻

一作黨

弘天地之大德施

雷雨之深仁歸罪於陷

一作制

刻之徒降恩於枉濫之伍自

垂拱已來大辟罪已下常赦所不原者罪無輕重一皆原

洗被以昭蘇伏法之輩迫還官爵緣累之徒普霑恩造如

此則天下皆知比所陷罪元非陛下之意咸是虐吏之辜

幽明歡忻則感通和氣和氣下降則風雨以時風雨以時

則國豐歲稔

一作五穀豐稔

歲既稔矣人亦安矣太平之美亦何

遠哉伏願陛下深察

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為索元禮首案制獄疏

武后

周矩

載初元年

頃者小人告訐習以為常內外諸司人懷苟免姑息臺隸

承接強梁非故欲其然規避誣溝耳又推劾之吏皆以深
刺為功鑿空爭能相矜以厚泥耳籠頭枷研揆摠指脅籤

瓜懸髮薰鼻一作耳卧隣矢一作微溺曾不聊生號為制獄一作

持微將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搖鑼一作撼使不得眠號

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故目前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

皆稱天下太平何苦要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以求帝王

耶只是不堪一作勝楚毒自一作耳何以戮之陛下試取所告

狀酌其虛實者付令推之微諷一作訊動以探其情所推者

必上下其手希聖旨也願陛下察之今朝士一作蒲朝側息不

安皆以為陛下朝與之密夕與之讎不可保也聞有追攝

與妻子即為死訣故為國者以仁為宗以刑為助周用仁

而昌秦用刑而亡此之謂也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

一作皆舊唐書案元禮傳

論巡察風俗疏一作請每十州分

陛下創置右臺分巡天下察吏人善惡觀風俗得失斯政

途之綱紀禮法之準繩無以加也然猶有未拆裏者臣請

試論之夫禁網尚疎法令宜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疎則

所羅廣而無苛碎竊見垂拱二年諸道巡察使所奏科目

凡有四十四件至於別準格勅令察訪者又有三十餘條

而巡察使率是三月已後出都十一月終奏事時限迫促

簿書填委晝夜奔逐以赴限期而每道所察文武官多至

二千餘人少者一千已下皆須品量才得褒貶得失欲令

曲盡行能則皆不暇此非敢惰於職而慢於官也實才有
限而力不及耳臣望量其功程與其節制使器周於用力
濟於時然後進退可以責成得失可以精覈矣又曰今之
所察但準漢之六條推而廣之則無不包文粹矣無為多
張科日空費簿書且朝廷萬務唐書文粹非無事也機事之
動恒在四方是則唐書文粹冠蓋相望郵驛繼踵今巡使既
出其外州之事悉當委之則傳駟大減矣然則御史之職
故不可得閑自非分州統理無由濟其繁務請大小相兼
率十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為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
里督察姦訛觀採風俗然後可以求其實効課其成功若
此法果行必大裨政化且御史出持霜簡入奏天闕其於

勸已自脩奉職存憲比於他吏可相百也若其按効姦邪
發摘欺隱比於他吏可相十也陛下試用臣言妙擇賢能
委之心膺假溫言以制之陳賞罰以勸之則莫不盡心而
效死矣何政事之不理何禁令之不行何妖孽之敢興哉

為楊濬疏

已見六百十九卷題作裴耀卿開元三
州刺史楊濬决杖表

凡死罪之人

舊唐書作色長師前篇作乃五刑乃前

者只施於

只前篇誠則以誠乖前篇不行刑前篇作

却天

一作於刑者前篇作

請削奪王珙授贈官爵疏

羅衮

臣伏以罪在亂逆慈后罔赦事關懲勸聖人恒執其或生
漏刑辟沒有追敗萬代可知百王不易之道也竊見故保

義軍節度使贈太師王珙於國不忠於家不孝身為首帥
行桀紂之虐名掛人倫縱豺狼之性頃乘京國患難籍父
叔勲勞寵極將相兇踰寇賊生召伯其棠之樹殘毒郡人
對傳說築版之巖侵侮王室朝臣幕客受戮辱者非少軍
吏百姓遭殺害者甚衆朝廷比屬多事每須含垢而上天
不容遂振疎網雖假手麾下幸就屠滅然靡伏就法終為
僥倖向使珙能於晚節粒立一善以功補過誰曰不然考
其終始無改暴橫以珙之骨千鞭不足快憤嫉之人陛下
以在宥垂風崇恕御物存其棺塚為恩已厚尚汗典冊於
理實難今復請追珙所受贈官爵悉皆削奪以正憲律令
天下忠臣孝子知陛下昭章淑慝得相慕効將來儻復有
如珙類者亦冀覩沒後之誅而平其生前之慮明時裁化
莫尚於斯先為珙所害故給事中王祝以下十人尋蒙
聖造已各贈官其官府寃死士庶伏乞下陝州以勅弔祭
存問其家使並日之明無所不足如春之澤深漸泉壤甫
刑曰皇帝哀矜庶戮之弗辜言唐堯之德也伏惟陛下與
堯同心干瀆宸嚴無任戰越之至

貨殖上

諫廼易納利充官人俸

已見六百七卷仍題作請
廼在官渚司捉錢令史表

褚遂良

臣譬

前篇作
臣作

椽椽

前篇作
椽桶

漲海

前篇作
成海

取其納流

前篇
作取

平細

為理治

為

前篇作
在手

其元

前篇作
其原

即依補擬

前
篇

擬三十貫前篇四有國有家前篇作有常笑漢代賣官

前作頗類於彼前作輸利前作理治致前作悉意前作

其居前作而可為將來前無人間前作輟敢前篇作議

詳前篇作

請不稅關市疏

崔融長安三年

伏見有司稅關市事條不限工商但是行人盡稅者臣謹

按周禮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竊惟市縱繁巧關通未遊

欲令此徒止抑所以咸增賦稅臣謹商度今占料量家國

竊將為不可稅謹件事跡如左伏惟聖旨擇焉古往之時

素舊唐書文樸未散公田籍而不稅關防譏而不征中代

已來澆風驟進桑麻疲弊稼穡辛勤於是各徇通財爭趨

鵠則彎弓睚眦則挺劍必有失意且猶如此一朝變法

是相驚乘茲困窮或致驗動便恐南走越北走胡非惟流

逆齊人亦自擾亂殊倍又如邊徼之地寇賊為隣與胡之

旅歲月相繼儻因科賦致有猜疑一從散亡何以制禁求

利雖切為害方深而有司上言不識文體徒欲益府二本

下藏助軍國殊不知軍國益擾府藏逾空臣知其不可者

三也孟軻又云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

為暴今行者皆稅本末同流且如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

通蜀漢前指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

海弘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臂往返憧憧唐書作永月今若

江津河口置舖納稅納稅則檢覆檢覆則遲留此津纔過

彼舖復一作止非惟國家稅錢更遭主司僦賂有大小

載有多少量物而稅觸途淹久統論一日之中未過十分

之一因此擁滯必致吁嗟一朝失利則萬商廢業萬商廢

業則人不聊生其間或有輕薄二本任俠之徒斬龍刺蛟

之黨鄱陽暴虐之客富平悍壯之夫居則藏鏹出便竦劍

加之以重稅因之以威脅一旦歎窮則搏鳥窮則攫執事

者復何以安之哉臣知其不可者四也五帝之初不可詳

矣三王之後厥有著云秦漢相承典章大備至如關市之

稅史籍有文秦政以雄圖武力捨之而不用也漢武以霸

畧英才去之而勿取也何則關為禦暴之所市為聚人之

地稅市則人散稅關則暴興暴興則起異圖人散則懷不

軌夫人心莫不背善而樂禍易動而難安一市不安則天

下之市必搖矣唐書一作新一關不安則天下之關必動矣况

澆風久扇變法為難徒欲禁末遊規小利豈知夫玄默亂

大倫魏晉眇少齊隋齷齪亦所謂唐書無此字不行斯道者也

臣知其不可者五也今之所以稅關市者何也豈不以國

用不足邊寇為虞一行斯術冀有殷瞻然也微臣敢借前

箸以籌之伏惟陛下當聖朝御玄籙沉璧于洛刻石于嵩

鑄九唐書作寶鼎以窮姦坐明堂而布政神化廣洽至德潛通

東夷蹙驚應時平殄南蠻纔動計日歸降西域五十餘國

廣輪一萬餘里城堡清夷亭候靜謐比為患者唯苦二蕃

今吐蕃請命邊事不起即日雖尚屯兵久後終成弛析獨

有默啜假息孤

唐書作辜

恩惡貫禍盈覆亡不暇征役日已省

矣繁費日已稀矣然猶下明制遵大樸愛人力惜人財王

侯舊封妃主新禮所有支科

文粹作繼

咸令削減此陛下以躬

率先堯舜之用心也且關中河北水旱數年諸處逃亡今

始安輯倘加重稅或慮相驚况承歲積薄賦日又倍荷深

恩人知自樂卒有變法必多生怨生怨則驚擾驚擾則不

安中既不安外何能禦文王曰帝王富其人霸王富其地

理國若不足亂國若有餘古人有言帝王藏於天下諸侯

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庾商賈藏於篋惟陛下詳之必若師

興有費國儲多窘即請倍筭客商加歛平人如此則國保

強富人免憂懼天下幸甚臣知其不可六也陛下留神繫

表屬想政源冒滋炎熾早朝晏坐一日二日萬二本務不

遺先天後天靈

唐書作虛

心寔應時政得失小子何知率陳瞽

辭伏紙惶怖

唐書作懼一作懾

諫不置勸農判官疏

皇甫憬

開元中

臣聞智者千慮或有一失也而一無此二字愚夫千計亦有一

得也

一無也字

且夫無益之事繁則不急之務重務重則役數

一作數

後下同役數則人疲人疲則無聊生矣是以太上務德以

靜為本其次化之以安為上但責其疆界嚴之隄防山水

之餘即為見地何必聚人阡陌親遣檢

一作括

量故奪農時

遂

唐書作致

令受弊又應出使之輩未識大體之

一作所

由殊不

知陛下愛人之

一無此字

至深務以勾剝為計州縣懼罪據牒

即徵迓士之家隣保代出隣保不濟又便更迓一作急之

則都不謀生緩之則慮法交及臣恐迓逸從此更深至如

澄流在源止沸在火不可不慎今之具寮向逾萬數蠶食

府庫侵害黎民國絕數載之儲家無經月之蓄雖有厚稅

亦不可供戶口迓亡莫不由此縱使伊臯申術管晏陳謀

豈息茲弊若以此為此無給將何以堪雖東海南山盡為

粟帛亦恐不足豈量一作括田稅客能周給也

一作皆舊唐書宇文融傳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九十七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九十八

疏五

貨殖下

論度支疏一首

水旱

諫捕蝗疏一首

論關中饑餓疏一首

雜疏

奏楊素疏一首

上東宮請減膳疏一首

上百里昌言疏一首

諫中宗置公主府官疏一首

請勿令胡僧婆陀燃燈疏一首

請褒僧劉蕢疏一首

貨殖下

論度支疏 德宗

權德輿

十一月十二日將仕郎守右補闕臣權德輿謹昧死頓首
上疏皇帝陛下臣聞建官惟賢任人以器細大畢効轅輻
無遺蓋就其所長以求至當古人所以有優於趙魏而劣
於滕薛敗於粟邑而理於頻陽誠才各有所極也伏見司
農少卿權判度支裴延齡早以文學累居官次固而以守
刻而少通徒有專謹之心且非適時之器往者貳大農之
卿長司大倉之出納號為稱職蓋有恒規陛下急於獎能
切於賞善權委邦賦董有成績集作冀且度支所務天下
至重量入為出從古所難使物無遺利而不可竭竭則害

生類使奸無隱情而不可刻刻則傷人和調其盈虛制其

損益上繫邦本下繫元元苟非全才通識則有所壅自延

齡受任已近半載集作歲群議紛然皆曰非宜且權其輕重

固與守之之才不同邊儲經費之功懋遷移用之法貴無

留事以酌乎中簿領簡書周行郡國失於毫釐利病相萬

一物未理所軫皇情而延齡切於感恩昧於量力思有以

効強所不通則有枉尺直尋之心多方自固之計吏伺其

隙人售其奸因緣蒙弊觸類滋長致遠恐泥學製實傷具

時甚敗罪之何補伏料聖意久未正授延齡職名似觀其

能否以為進退官司閭里眾口一心評議誼譁所不可遏

伏望與一二宰臣時有裁議或詔問度支即官使得以事

實條對苟言者謬妄盖有以辯之或才實未稱恐難久處
倘擇能代命以他官以全延齡以便天下上副求理之意
下遂陳力之宜則事任交修職業不廢臣忝備員陛下諫
諍之官常服師訓緘默自負無以為容阮嗣宗口不言人
之短臣心常師之但以束帶立朝則異於是職當獻納豈
敢顧身耳有所聞心有所見義在無隱以奉聖明言而獲
矣臣之死所不勝愚警悃欵之至伏惟陛下裁擇謹奏

水旱

諫捕蝗疏 玄宗

韓思復 開元初

臣伏聞近日河南河北蝗蟲為害 舊唐書 更益繁熾經歷
之處苗稼都損今漸 舊唐書 飛向西存 舊唐書 食至洛使命來

往不敢昌言山東數州其為惶懼且天災流行理瘞難盡
臣望陛下悔過責躬發使宣慰損不急之務召至公之人
上下同心君臣一德持此誠實以答休咎前後驅蝗使等
伏望惣停書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人心無常惟惠是懷
不可不收攬人心也

論關中饑疏 文粹作請勤 政崇儉疏

張廷珪 開元初

臣聞古有昔難興王殷憂啓聖者皆以事危則志遠 舊唐書
銳情迫則思深故能自下登高轉禍為福者也伏見景龍
之末中宗遇禍先天之際兇黨構謀社稷有危於倒懸 唐書

舊作綴旒文 粹作懸旒 國朝殆 唐書 均於絕紐 二本 陛下神武超代
精誠動天再掃氛沴六合清明而後上順皇旨俯念黔黎

高運璿衡光膺寶錄

文粹有以字

日月所燭之地書軌未通之

鄉無不霑霑渥恩被服元

唐書作溥

化十堯九舜未足稱也明

明上帝照臨下土宜錫介祉以答鴻休然屬頃歲以

唐書作已

來陰陽愆候九穀失稔萬姓阻饑關輔之間更為尤劇至

有樵蘇莫爨糠粃

唐書作糧

靡資不暇

唐書作復

聊生方憂轉死

偶會昌運遘茲艱否

文粹作險

者臣竊思之皇天之意將恐陛

下春秋鼎盛神聖在躬不崇朝而建大功自藩邸而陟元

后或簡下濟之道獨滿維圖之志輕虞舜而不法思漢武

以自高是故昭見咎徵載加善誘將欲大君日慎一日雖

休勿休未保大

文粹作天

和以固邦本也斯則皇天之於陛下

睠顧深矣陛下馬可不奉若休吉而寅畏哉臣愚誠願陛

下約心削志澄思勵精考羲農之書敦朴素之道登蕭端

士放黜佞人屏退後宮減徹外廐場無蹴鞠之翫野絕縱

禽之賞促

文粹作休

石田之遠境罷金甲之懸軍

文粹作運

惠唐書作於

恤惇嫠蠲薄徭賦去竒伎淫巧損和璧隨珠不見可欲使

心不亂自然波清四海塵銷九域農夫樂其業餘糧棲於

畝則和氣上通於天雖五星連珠兩曜合璧未足多也珎

祥下降於地雖鳳凰巢閣麒麟在郊未足竒也或謂天之

鑒

二本作炯

戒不足畏者則將上帝憑怒風雨迷錯荒饉

其

無以濟下矣或謂人之窮乏不足恤者則將齊眚沮志億

兆携離愁苦怨極無以奉上矣斯盖安危所繫禍福之源

奈何朝廷曾不是察况今陛下受命伊始敷政惟新卿士

百寮華夷萬族莫不清耳以聽刮耳而視延頸企踵冀有所聞顛顛如也何可怠棄典則坐孤其望哉

雜疏

奏楊素疏

梁毗

竊見左僕射楊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所私皆非忠讜所信咸是親戚子弟布列蕪州連縣天下無事自可息圖四海稍虞必為禍始夫奸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玄篡之於易世卒歿漢祀終傾晉祚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如伊尹也謹疏

上東宮諫減膳疏高宗

邢文常咸亨中為太子典膳

臣竊見禮大戴記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

司過之史徹膳之宰史之義不得不可過宰之義不得不可

徹膳不徹膳則死今皇帝式稽前典妙簡英俊自庶子已

下至諮議英華作司議舍人及學士侍讀等使翼佑一作殿下

式一作以成聖德近者已來未甚延納談議不狎謁見尚稀

三朝之後但與內人獨居何由發揮聖智使睿哲文明者

乎今史雖闕官宰當奉職忝備所司不敢逃死謹守禮經

微申減膳謹言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上百里昌言疏

王勃

勃言鄉人奉五月一日誨子弟各陳百里之術宣於政者承命惶灼伏增悲悚勃聞古人有言明君不能畜無用之臣慈父不能愛無用之子何則以其無益於國而累於家

也嗚呼如勃尚何言哉辱親可謂深矣誠宜灰身粉骨以謝君父復何面目以談天下之事哉所以遲迴忍耻而已者徒以虛死不如立節苟殞不如成名悔過儻存於已爲仁不假於物是以孟明不脣三奔之誚而罷匡秦之心馮異不羞一敗之失而摧輔漢之氣故其志卒行也其功卒就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此勃所以懷既往而不咎指將來而駿奔割萬恨於生涯進一簣於平地者今大人上延國譴遠宰邊邑出三江而浮五湖越東甌而度南海嗟乎此皆勃之罪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矣然勃嘗聞之大易曰人之所助者信也天之所助者順也是以君子不以否屈而易方故屈而終泰忠臣不以困窮而喪志故窮而必亨今交趾雖遠還珠者嘗用之矣書不云乎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不勝憤激之至謹上百里昌言一部列爲十八篇分爲上下卷庶謁私欵少裨公政追思罪戾若投米谷謹奉言䟽不備勃再拜

諫中宗置公主府官䟽

辛替否

景龍元年

臣聞聖人廣視聽於四方納謳謠於九有者蓋欲以上通下達遠聞邇信元首惟聖股肱惟明若此則國可長久時無災害者也臣聞事君上牧黎庶莫不慎器與名畏怨重禍不激詭以求進不貨賄以要榮公侯伯子男等各以功爲先後卿大夫士九品各以德爲次等劉毅無賣官之諫仲經無免爵之謚則格於皇天光於后土何風雨不順陰

陽不和之有哉臣聞古之建官員不必備九卿已下皆有
其位而闕其選賞一人謀乎三事職一人訪乎群司負寵
者畏權勢之在躬求一作榮者避權門而不入故稱賞不
僭官不濫士皆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
下忠於上上禮於下委裘而無倉卒之危垂拱而無顛沛
之患夫事有揚耳目動心慮作不師古以行於今者蓋有
之矣伏惟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東帛
無充於錫何媿於無用之臣何慙於無方之士至於公府
補授罕存推擇遂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鬻伎行巫
咸陟膏腴之地一旦羊頭入典狗尾生謠將恐巍巍盛唐
取議於後臣聞於古人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伏惟公主

陛下之愛女選賢良以嫁之設官職以輔之傾府庫以賜
之壯第觀以居之廣池築以嬉之可謂之至重也可謂之
至憐也然而用不合於古義行不根於人心將恐變愛成
憎轉福為禍何者竭人之力人怨也費人之財人怨也奪
人之家人怨也愛數子而取三怨於天下使邊疆之士不
盡力朝廷之士不盡忠人之散矣獨持所愛何所持乎向
者魯王賞同諸壻禮等朝臣則亦有今日之福無曩時之
禍人徒見其禍不知其禍之所來所以禍之者寵愛過於
臣子也去年七月五日已見其徵矣今猶前篇作與今事
無改更理尚因循棄一宅而造一宅忘前禍而忽後禍臣
竊謂陛下憎之矣非愛之也何利於公主臣聞若以人為

本本固則邦寧邦寧則陛下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伏惟
外謀宰臣為义安义寧一作計以存之不使奸臣賊子以伺

之臣聞微不可不防遠不可不慮當今疆場驚駭倉廩空
虛揭干一作竿守禦之士賞不及肝腦塗地之卒輸不克野

多食草家不識穀而方大起寺舍廣營第宅伐木空山不
足克梁棟運土塞路不足克墻壁誇古耀今踰章越制百

僚鉗口四海傷心臣聞釋教者以清淨為基慈悲為主故
常一作當體道以濟物不為利欲一作欲利已以損人故常去已

以全真不為榮身以害教三時之月掘山穿地一作池損命
也殫府虛帑損人也廣殿長廊榮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

人則不濟物榮身則不清淨豈大聖大神之心乎臣以為
非真教非佛意違時行違人欲自像玉西下佛教東傳青

螺不入於周前白馬方行於漢末一作後風流雨散千帝百
王飾彌盛而國彌空寶彌重而禍彌大覆車繼軌曾不改

途晉臣以佞佛取譏梁主以捨身構隙若以造寺必為其
理體養人不足以經邦則殷周以往皆暗亂漢魏已降皆

聖明殷周已往為不長漢魏已降為不短臣聞夏為天子
二十餘代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代而周受之周為

天子二十餘代而秦漢受之自漢已後歷代可知也何者
有道之長無道之短豈因其窮金玉修塔廟方建長义一作

方得長义之祚乎臣聞於經曰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
人入暗則無所見又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

如電臣以為減瑠珠之費以賑貧人一作是有如來之德

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如來之仁罷營構之直以給

邊陲是有湯武之功迴不急之祿以購廉清是有唐虞之

理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踈見在失真實而董虛

無徇倍人之所為而輕天子之功業臣竊痛之矣當今出

財依勢者盡度為沙彌一作門避役姦訛者盡度為沙彌

其所未度唯貧窮與善人耳將何以作範乎將何以租賦

乎將何以力役乎臣以為出家者捨塵倍離朋黨無私愛

今殖貨營生非捨塵倍援親樹知非離朋黨畜妻養孥非

無私愛是致人以毀道非廣道以求人伏見今日之宮觀

臺榭唯京師之與洛陽不曾一作僧修飾猶恐奢麗陛下尚

欲填池塹捐苑囿以賑貧人無產業者今之天下之寺盡

無其數一寺當陛下一宮壯麗甚之矣用度過之矣是十

分天下之財而佛有其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

矣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人使不衣之士猶

尚不給况資於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臣聞國

無九年之儲國非其國伏惟一作計會倉廩量一無

度府庫百寮供給百事用度臣恐卒歲不克况於九年之

積乎一旦風塵再擾霜雹荐臻沙彌不可執干戈寺塔不

足攘饑饉臣竊惜一作痛之矣

此篇一作皆舊唐書本傳八百二十一卷重出題作

諫多造寺觀及王主邸第表而文多節略前已削去

請勿令胡僧婆陁燃燈躡已見六百二十卷題

嚴挺之

且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前篇無此四字斯存前篇作返朴覆古

前篇作還不獲前篇作頗積前篇作之歡前篇作貨易前篇作

易

請褒贈劉蕡疏

羅衮

右臣衮伏以典禮褒崇用廣哲主之道生死抱痛可念直臣之魂伏以陛下再闡皇圖初平內患善無歿而不紀惡無存而不殊事或有遺臣不敢不奏竊見故秘書郎賁授柳州司戶臣劉蕡當大和年對直言策是時宦官方熾朝政已侵人誰敢言蕡獨能指抑墮雨迴天之勢欲使當門

奪官卿爵士之權將令擁篲遂遭退黜實負冤欺其後竟

陷侵誣終罹譴逐沉淪絕世唐書作身六十餘年正士為

之吞聲唐書作切齒義夫為之飲泣當時排先見之說後伐襲

蔽聰之謀寔成其風以至前歲東內幽辱西州播遷旒綬

竿而未危矢及屋而非亂伏賴陛下德勝妖孽義感勳賢

克返塵鑿再安寶位向使蕡策得用蕡才得施則杜漸防

萌尋消逆節豈殷憂多難遠及聖躬以此追惟誠堪軫悼

當氛霧蔽虧之日雖累朝明聖其柰蕡何及天地廓清唐書

作及之辰則冥冥幽寃唐書作枉必有望於陛下矣特乞

宣府中書門下顯加褒贈仍勅天下州府求蕡子孫振拔

錄用不獨慰耀九泉之骨庶亦感勵四海之心冒瀆宸嚴

臣衮無任戰懼殞越之至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九十八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九十九

文集一

庾信集序一首

王勃集序一首

庾信集序

文思博要序一首

宇文道

序一

蓋聞五聲調應則宮徵成其文八音克諧則絃管和其韻所以周南召南之篇為風人之首小雅大雅之作寔王政之由復其疑有陽春白雪之唱郢中之曲彌高秋風黃竹之詞伊上之才尤盛遂能弘孝敬叙人倫移風俗化天下兼夫吟詠情性沉鬱文章者可畧而言也開府司宗中大夫義城公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也若夫有周之時掌

庾源其得姓皇晉之代大尉聞其宗譜烏奕氤氳布在方
策國史家謀世並詳焉八世祖滔散騎常侍領大著作遂
昌縣候祖易徵士隱遁無悶確乎不拔宋終齊季早擅英
聲父有吾散騎常侍中書令文宗學府智囊義窟鴻名重
譽獨步江南或昭或穆七世舉秀才且珪且璋五代有文
集貴族華望盛矣哉幼而清惠唯良之美稱共治之能佩
犢帶牛有侔龔遂桑枝麥穗無謝張堪入為司憲中大夫
帥掌三勅之法助宣五禁之書秋府得人於斯為盛嘗且
上府賦詩曰詰旦啓門闡繁辭擁筆端蒼鷹下獄吏獬豸
飾刑冠司朝引玉節盟載捧珠盤窮紀星移次歸餘律未
殫雪高軍尺厚冰深一寸寒短筭猶埋竹香心未起蘭孟

門久矣路扶搖忽上專栖焉溘得府棄馬復歸欄榮華名
義重虛薄報恩難枚乘遷疑起疾貢禹遂彈寇方隨蓮葉

歛未用竹根卅一知玄象法詎思垂釣竿其王事之中優
遊如此出為洛州刺史德茂褰帷才膺刺舉吏不敢賄人
不忍欺上洛童兒如迎郭伋商山故老似值劉弘復為司
宗中大夫物轄禮府佐治春卿辨九拜之儀教六詩之義
自梁朝筮仕周世驅馳至今歲在屠維龍居淵獻春秋六
十有七齒雖耆宿文更新奇才子詞人莫不師教王公名
貴盡為虛襟信降山岳之隆緼煙霞之秀器量侔瑚璉志
性甚松筠妙善文詞尤工詩賦窮緣情之綺靡盡體物之
瀏亮誅奪安仁之美碑有伯喈之情箴似揚雄書同阮籍

少而聰敏綺年而播華譽韶歲而有俊名孝性自然仁心
獨秀忠為令德言及文詞穿壁未勤映螢逾甚若乃德聖
兩禮韓魯四詩九流七略之文萬卷百家之說名山海上
金匱玉版之書魯壁魏墳縹帙紺囊之記莫不窮其枝葉
誦其篇簡豈止仲任一見之敏世叔五行之速強記獨絕
博物不群年十五侍梁東宮講讀雖栢麟十四之歲答宿
客之詩魯連十二之年杜離堅之辨匪或斯尚同日語哉
王墀射策高等甲科公孫金馬之時仲舒鴻漸之日未能
連類曾何足云解褐授安南府行參軍尺木未階高衢方
騁尋轉尚書度支郎中壯歲精練必以吏能上象列宿非
因忿氣夜不離閣後漢黃香晝夜不離省閣無愧於黃香開霧觀天有

同於樂廣仍為郢州別駕刺史之半驥足斯展于時江路
有賊梁先主使信與湘東王論中流水戰事醜徒聞其名
德遂即散奔深為梁主所賞蓋善戰者不陣此之謂乎兼
通直常侍使于魏土接對有才辨雖子貢之旗鼓陳說仲
山之專對智謀無以加也還本國為正負即職位清顯以
望以實又為東宮領直春宮兵馬並受節度龍樓蘭綺寵
寄逾隆值侯景篡逆攻圍淮海建康宮殿非無流矢之兵
丹陽帝居遂有生荆之痛出徃上流來歸全楚于時州后
即湘東王其後封豕既誅長蛇受戮湘東有雪恥之功淮
海有勤王之旅同少康之復夏若太戊之紹殷即於荆江
驟置文物復為梁後主蕭繹御史中丞中興司直具瞻斯

在貴戚歛手豪族屏氣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豐貂右珥
戎章并徙阮籍非好之職鄭黠參乘之官若德廊廟切問
近對拜武康縣開國侯開國承家信圭是執河帶山礪貽
厥于后即以本官奉使大國光華重出原隰再來太祖夾
輔魏朝作相關右三分有二九合一匡德邁晉宣雄踰魏
武功高網地道映在田亦見子山賜識如舊屬武太祖獻
策魏帝命將荆衡尋值本朝青蓋入洛於是拾節入佐
沐霸恩改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戎號光隆比
儀台鉉高官美宦有踰舊國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城
公王沉晉代始授此榮黃樞魏時首膺斯命降在李世秩
居上品爵爲五等榮貴兩朝出爲弘農郡守職實剖符寄

深分竹加以冥心資敬篤信天倫孝實人師刑推士則懼
喜不形于色忠恕不離于懷恭簡儼然師心獨往似陸機
之愛弟若韓康之養甥環堵之間怡怡如也屢聘上國特
爲太祖所知江陵名士唯信而已綢繆禮遇造次推恩明
帝守文偏加引棧武皇英主彌相委寄密勿王事多歷歲
年自携老入關亟移灰琯蒸蒸色養勤同扇席及丁母憂
杖而後起病不勝哀青鸞降宿樹之祥白雉有依欄之感
晉國公廟期受託爲世賢輔見信孝情毀至每自憫嗟嘗
語人曰庾信南人羈士至孝天然居喪過禮殆將滅性寡
八一見遂不忍看其至德如此被知亦如此昔在陽都有
集十四卷值太清罹亂百不一存及到江陵又有三卷即

重遭軍火一字無遺今之所撰止入魏已來爰洎皇代凡
所著述合二十卷分成兩帙附之後爾余與子山風期款
密情均縞紵契比金蘭欲余製序聊命翰札幸無愧色非
有絢章方當貽範措紳懸諸日月焉

文思博要序

高士廉

大矣哉文籍之盛也範圍天地幽贊神明用之邦國則百
官以又用之鄉人則萬姓以察非松喬而對振古瑾戶牖
而覲遐方故先王以之建極聖人以之設教師範百代彌
綸四海是以刊之金石與天壤而相弊書之竹素一作帛與
日月而俱懸者莫尚於此爰自卦起龍圖文成鳥策墳典
開其緒立索導其流虞夏之書猶旭日之始旦殷商之誥

若覆篲之爲山及曲阜佐周攝政踐祚而又闕里自衛
聖多能損益禮樂極乎天而蟠乎地祖述堯舜繁星辰而
振河海郁郁焉鼓王風於九合閭閻焉闢儒門於百代既
而雅道雖廢學者未衰挾冊如林遂偶縱橫之運懷經成
市俄屬坑焚之災下土怨咨上天廻睇咸洛基命懸賞而
崇儒術曹馬御紀疏爵而啓膠庠人拾青紫家握鉛素求
古文於孔壁專門者重闡收竹書於汲冢異說者無遺逮
乎有隋失御群凶競逐辟雍蔓於荆棘延閣殫於煨燼孟
堅九流與川瀆而俱竭弘一作尹非度四部隨岳敦而分崩淹
中許下博古洽聞之生盡殄散矣蘭臺藏室金簡玉匱之
文咸殘逸矣皇帝仰膺靈命俯叶萌心智周乾坤之表道

濟宇宙之外操參

一作征

伐而清天步橫崑海而紐地維橐

弓矢於靈臺執贄者萬國張禮樂於太室受職者百神蒼
旻降祥黔黎提福置成均之職劉董與馬鄭風馳開崇文
之館楊班與潘江霧集搢紳先生聚蠹簡於內韜軒使者
採遺篆於外刊正分其朱紫繕寫埒於丘山外史所未錄
既盈太常之藏中經所不載盛積秘室之府比夫軒皇宛
委穆蒲羽陵炎漢之廣內有晉之秘閣何異乎牛宮之水
爭浮天於谷王蟻蛭之林競拂日於若木也帝聽朝之暇
屬意斯文精義窮神微言探賾紆樓船於學海獲十城之
珍駐羽蓋於翰林舉三珠之寶以爲觀書貴要則十家並
馳觀要貴博則七略殊致自非物質文而分其流混古今

而共其轍則萬物雖衆可以同類千里雖遙可以同聲然
則魏之皇鑒登巨川之濫觴梁之遍略標崇山之增構歲
月茲多論次逾廣類苑耕錄齊王軼而並馳要畧御覽揚
金鑑而繼路雖草創之指義在廉也而編錄之內猶多遺
闕並未能絕雲而負蒼天杜尉羅之用激水而縱溟海息
鈎餌之心帝乃親縈聖情曲留玄覽垂權衡以正其失定
準繩以矯其遠頓天網於蓬萊綱目自舉馳雲車於策府
轍跡可尋述作之義坦然筆削之規大備馳進尚書右僕
射申國公士庶特進鄭國公魏徵中書令駙馬都尉德安
郡公楊師道兼中書侍郎江陵縣子岑文本中散大夫守
尚書禮部侍郎顏相時中散大夫守國子司業朱子奢給

事中許敬宗朝散大夫守國子博士劉伯莊朝散大夫行
太常博士呂才秘書丞房玄齡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馬
嘉運朝散大夫行起居舍人褚遂良朝議郎守晉王友姚
思聰唐書作庶太子舍人司馬宅相秘書郎宋正時唐書有李淳風無宋
正時籠緇素則一字必包舉殘缺則片言靡棄而有檢簡而
不失同茲萬頃騰埒自分譬彼百川派流無壅討論歷載
琢磨云畢勒成一家名文思博要一百二十帙一千二百
卷并目錄一十二卷義出六經事兼百氏究帝王之則極
聖賢之訓天地之道備矣人神之際在焉昭昭若日月代
明於下土離離若星辰錯行於躔次斯固墳素之苑囿文
章之江海也是為國者尚其道德為家者尚其變通緯文

者尚其溥諒足以仰觀千古同義文之爰豕俯觀有王軼
姬孔之禮樂豈止刻石漢京懸金秦市比丘明之作傳俾
子長之著書而已哉

王勃集序

楊炯

大矣哉文之時義也有天文焉察時以觀其變有人文焉
立言以重其範歷年茲久迺為文質應運以發其明因人
以通其粹仲尼既沒游夏光洙泗之風屈平自沉唐宋弘
洎羅之跡文儒於焉異術詞賦所以殊源逮秦氏燔書斯
文天喪漢皇改運此道不還賈馬蔚興已虧於雅頌曹王
傑起更失於風騷僂佻大猷未忝前載洎乎潘陸奮發孫
許相因繼之以頽謝申之以江鮑梁魏群材周隋衆制或

苟求蟲篆未盡力於丘墳或獨徇波瀾不尋源於禮樂會
時沿革循古抑揚多守律以自全罕非常而制物其有飛
馳倏忽倜儻紛綸鼓動包四海之名變化成一家之體蹈
前賢之未識探先聖之不言經籍爲心得王何於逸契風
雲入思叶張左於神交故能使六合殊材並推心於意匠
八方好事咸受氣於文樞出軌躅而驤首馳光芒而動俗
非君之博物孰能致於此乎君諱勃字子安太原祁人也
其先出自有周濬啓大明之裔隱乎炎漢弘宣高尚之風
晉室南遷家聲布於淮海宋臣北徙門德勝於河汾宏材
繼出達人間峙祖父通隋秀才高第蜀郡司戶書佐蜀王
侍讀大業末退講藝于龍門其平也門人謚之曰文中子

聞風睹奧起予道惟揣摩三古開闢八風始擯落於鄉
終激揚於荀孟父福時歷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交趾六
合二縣令爲齊州長史抑惟邦彥是曰人宗絕六藝以成
能兼百行而爲德司馬談之晚歲思弘授史之功揚子雲
之暮年遂起叅玄之歎君之生也含章是託神何由降星
辰竒偉之精明何由出家國賢才之運性非外獎智乃自
然孝本乎未名人應乎初識器業之敏先乎就傳九歲讀
顏氏漢書撰指瑕十卷十歲包宗疑作綜六經成乎暮月懸
然天得自符音訓時師百年之學旬日兼之昔人千載之
機立談可見君難則易在塞咸通於術無所滯於詞無所
假幼有鈞衡之畧獨負舟航之用年十有四時譽斯歸太

常伯劉公巡行風俗見而異之曰此神童也因加表薦對策高第拜爲朝散郎沛王之初建國也傳選奇士徵爲侍讀奉教撰平臺鈔略十篇書就賜帛五十疋先鳴楚館孤峙齊宮乘息側目應劉失步臨秀不容尋反初服遠遊江漢登降岷峨觀精氣之會昌翫靈竒之肝蠶考文章之跡徵造作之程神機若助日新其業西南洪筆咸出其詞每有一文海內驚瞻所製九隴縣孔子廟堂碑文宏偉絕人稀代爲寶正平之作不能奪也咸亨之初乃叅時選三府交辟遇疾辭焉友人陵季友時爲虢州司法盛稱弘農藥物廼求補虢州叅軍坐免歲餘尋復舊職棄官沉跡就養于交阯焉長卿坐廢於時君山不合於朝豈無媒也其性

命乎富貴比於浮雲光陰踰於尺璧著撰之志自此居多觀覽舊章翱翔群藝隨方滲漉于何不盡在乎詞翰倍所用心嘗以龍朔初載文場變體爭構纖微競爲雕刻糝之金玉龍鳳亂之朱紫青黃影帶以徇其功假對以稱其美骨氣都盡剛健不聞思革其弊用光志業薛令公朝右文宗託末契而推一變盧照隣人間才傑覽清規而輟九攻知音與之矣知已從之矣於是鼓舞其心發洩其用八絃馳騁一作驟於思緒萬代出沒於毫端契將往而必融防未來而先制動搔文律宮商有奔命之勞沃蕩詞源河海無息肩之地以茲備鑒取其雄伯壯而不虛剛而能潤雕而不碎按而彌堅大則用之以時小則施之有序徒縱橫以

取勢非鼓怒以爲資長風一振衆萌自偃遂使繁綜淺術
無藩籬之固紛繪小才失金湯之險積年綺碎一朝清廓
翰苑豁如詞林增峻及諸宏博君之力焉矯枉過正文之
摧也後進之士翕然景慕又倦樊籠咸思自釋近則面受
而心服遠則言發而響應教之者逾於激電傳之者速於
置郵得其片言而忽焉高視假其一氣則邈矣孤騫竊形
骸者旣昭發於樞機吸精微者亦潛附於聲律雖雅才之
變例誠壯思之雄宗也妙異之徒別爲縱誕專求恠說爭
發大言乾坤日月張其文山河鬼神走其思長句以增其
滯容氣以廣其靈已逾江南之風漸成河朔之制謬稱相
述罕識其源扣純粹之精機未投足而先逝覽奔放之偏

滯心而忘返廼相循於躅步豈見習於通方信譎不
同非墨翟之過重增其放豈莊周之失唱高罕屬旣知之
矣以文罪我其可得乎君以爲摘藻彫章研機之餘事知
來藏往探賾之所宗隨時以發其惟一作文應便稽古以成

其始察微循紫宮於北門幽求聖律訪玄扈於東洛響像
天人每覽常編思弘大易周流窮乎八索變動該乎四營
爲之發揮以成注解嘗因夜夢有稱孔夫子而謂之曰易
有太極子其勉之寤而循環思過半矣於是窮著察以像
告考爻彖以情言旣乘理而得玄亦研精而徇道虞仲翔
之盡思徒見三爻韓康伯之成功僅踰兩繫君之所注見
光前古與夫發天地之秘藏知鬼神之情狀者合其心矣

君又以幽贊神明非杼軸於人事經營訓導迺優游於聖
作於是編次論語各以群分窮源造極為之古訓仰貫一
以知歸希體二而致遠為言式序大義昭然文中子之居
龍門也睹隋室之將喪知吾道之未行循歎鳳之遠圖宗
獲麟之遺制裁成大典以贊孔門討論漢魏迄于晋代刪
其詔命為百篇以續書甄正樂府取其雅奧為三百篇以
續詩又自晋太熙元年至隋開皇九年平陳之歲彙賅行
事述元經以法春秋門人薛收竊慕同為元經之傳未就
而歿君思崇祖德光宣奧義續薛氏之遺傳制詩書之衆
序危疑舉藝文克融前烈陳群稟太丘之訓時不逮焉孔
極傳司寇之文彼何功矣詩書之序並冠於篇元經之傳

未終其業命不與我有涯先謝春秋二十八皇唐上元三

年秋八月不改其樂顏氏斯殂賈誼服空而浮賈生終

逝嗚呼天道何哉所注周易窮乎晋卦又注黃帝八十一

難幸就其功撰合論十篇見行於代君平生屬文歲時不

倦綴其存者纔數百篇嗟乎促齡材氣未盡歿而不朽君

子貴焉兄勗及劇磊落詞韻鏗錙風骨皆九變之雄律也

第助及勗物括前藻網羅群思亦一時之健筆焉友愛之

至人倫所及永言存歿何痛如之援翰紀文咸所未忍蓋

以投分相期非宏詞說潛然擘瀉究而序之分為二十卷

具諸篇目三部盛作恨不序於生前七志良書空撰得於

身後神其不遠道或存焉

文苑英華 卷第六百九十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